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五十四編



樸 軼 家 庭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商務印  
書館發  
行



各種  
美術明信片



可供  
玩賞

可資  
消遣

可贈  
友朋

可留  
紀念

各輯總目如下

◎直隸名勝	◎北京風景	◎山東名勝	◎孔林遺蹟	◎蘇州風景	◎浙江名勝	◎西湖風景	◎西湖風景	◎河南名勝	◎江西名勝	◎飛行機	◎時妝美女	◎花卉	◎摺式風景片	◎五彩習畫	◎大號賀年	◎雙頁賀年	◎小號賀年	◎賀年通用	◎彩國慶紀念
三版	三版	三版	珂羅版	三版	三版	三版	三版	三版	三版	三版	三版	三版	三版	四册	一組	一組	一組	一組	一輯
每輯六張	每輯二張	每輯二張	每輯八張	每輯一張	每輯一張	每輯一張	每輯一張	每輯一張	每輯一張	每輯一張	每輯一張	每輯一張	每輯一組	每册一	每組五	每組三	每組三	每組三	每輯一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一角八分



此書著者於十五年前奉派至俄留學時正值李文忠專使至俄與俄國訂立密約之日故於當時外交情形洞如觀火重以居俄既久故於俄國皇族及民黨之互相水火

俄羅 斯 宮 闈 秘 史 全 二 冊 定 三 角 價 冊 售

雙方之勢力消長如數家珍中間述及謁見大文豪託爾斯泰一段議論警闢尤為全書特色今俄國已四分五裂欲知其來由此書不可不讀也

元(335)

中華民國八年二月初版

(模範家庭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 纂 者 陳 觀 奕

校 訂 者 惲 樹 珏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北 京 天 津 保 定 奉 天 濟 南 東 昌 太 原 開 封 洛 陽 吉 林 南 京 杭 州 蘭 谿 安 慶 蕪 湖 西 安 漢 口 長 沙 常 德 成 都 重 慶 瀘 州 廣 州 潮 州 香 港 桂 林 梧 州 雲 南 貴 陽 張 家 口 新 嘉 坡 分 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模範家庭

原書名 The Channings.  
原著者 Mrs. Henry Wood.

## 第一章

某年之夏某日下午海斯東之教寺巨鐘連鳴聲聞遠近道旁行人如蟻有徐步者有族談者有延頸顰鶴望者蓋巡迴裁判

按今美國總統威爾遜所著之政治汎論第七百三十八節倫敦高

等法庭判事在倫敦行裁判外且開巡迴裁判於各州

之法官蒞海斯東境郡長既迎以輿衛教寺亦鳴

鐘歡迎雖事非罕見市人則以為奇觀一聞鐘聲鬻集於市無何法官至矣鳴角者前驅次則騎兵一隊持矛駢馬而行又次則獄吏乘車為導再後即法官乘郡長之車駕以四馬馬皆銀鞍行時以蹄撲地甚力似不耐徐行者法官朱衣披髮狀頗怖人郡長與之同車而坐祭師坐於其旁郡紳數輩乘馬為殿最後則隨觀之人殆以千數直至法庭而止法官行開庭禮畢復登車赴教寺郡長等仍同行於是寺鐘復鳴主教偕寺長率諸牧師暨皇家公學之學生歌生



御制服出迓。法官入。鐘聲止。琴聲繼。作贊禮者。執銀笏而立。狀貌至恭。一年邁之助。禱員衣黑。衣導法官登經臺。法官拳衣入座。郡長及餘人皆坐。與少年副牧師姚威廉同座者。曰裴約翰。裴在副牧師中年輩最高。爲皇家公學之校長。又爲本寺之音樂師。時琴聲大作。音頗中節。法官大激賞。旣而歌生以最高之調歌大關名人之歌。蓋裴約翰所選者。裴方欣然傾聽。乃歌聲一入其耳。不覺愕然。急舉首視歌者。則侯斯德也。侯爲醫師子。亦歌生之翹楚。是日喉音忽嘎。沙沙之聲。令人厭聞。裴此時惶急異常。面色頓赭。默忖曰。貝瓦特胡不歌耶。貝瓦特者。素以善歌冠其曹。往昔寺中集會時。裴必令彼以嘹唳之音。爲諸生導。每奏人輒嘉其能。自後遂視爲例。非貝發端。莫之敢先。是日貝之不歌。殊出裴意外。裴乃以目巡視歌生席。竟無貝瓦特其人。則頗自悔。迎賓時未嘗留意。繼更遊目四矚。見貝不御制服。坐於學生之前。初疑目眩。然一再諦視。殊無誤。益以



爲奇已而歌畢。主教謂裴曰。今日歌者。殊不滿意。後此勿再苦此生。以所難。裴應之。迨誦禱詞後。祭師登壇。宣揚聖道。略謂精神所造之因。精神受之。血肉所造之因。血肉受之。蓋聖經中語。祭師反復闡明。語至微妙。演說畢。賓退客散。學生均返校。裴亦與副牧師。率歌生入室。更其衣。貝瓦特從而入。其同輩爭環立與語。裴既更衣出。乃厲聲問貝曰。汝今日何故不著制服。貝曰。吾無服。可著。裴愕然曰。汝何語。耶。蓋校中生徒。固無人無制服者。貝曰。今晨吾置制服於此。午後忽失之。裴曰。此間胡乃有此事。貝曰。確也。此事同輩具知之。吾因無制服。不能唱贊美歌。遂不入歌生席。裴乃顧侯斯德曰。汝歌若此。後不必歌矣。汝音既嘎。曷不先爲吾言。侯斯德曰。當吾輩至禮堂時。貝瓦特方覓其服。吾意彼必能覓得。則吾可不歌。迨見彼常服而出。方欲白之。先生時已無及。而環顧同輩。又無可以庖代之人。且嘉賓蒞臨。臨時推諉。亦恐不成。事體思維再四。與其令。



他人代奏節拍。或有差池。毋寧吾強勉而歌。尙不至有何舛誤。裴默然不語。而意若深違其言。旣而侯斯德又曰。願先生恕我。貝瓦特之制服。現已覓得。然吾敢斷言。吾輩中決無作此惡劇者。裴約翰曰。惡劇維何。貝瓦特怒形於色。指室隅曰。制服在此。衆趨視。此潔白之衣。揉作一團。上污墨汁。貝續言曰。污吾衣者。當償吾值。裴厲聲曰。非嚴懲不可。此究何人所爲。侯俯身以手撥衣曰。此潑墨者。似非無意。裴問貝曰。汝衣從何處得之。貝曰。始吾遍覓不獲。以爲或在屏後。後果得之。積塵中。裴又曰。侯斯德。汝知誰爲此者。侯曰。不知。吾初聞貝言。亦曾疑及同輩。乃一一詰問。若輩皆矢口不承。吾察其狀。憤知其言信也。裴聞此。卽遍視諸人。顧皆坦然。無可疑之色。則亦遂信之。以爲必學生所爲。平日學生固難至此者。時適修葺寺屋。便工人出入。諸門盡啓。若輩或乘間來此。亦未可知。於是率諸歌生。由修道院出。至校舍。校與寺相接。在昔本爲修士宴息所。嗣奉



王命始改設茲校。學額四十名。就中選音吐清朗者十人。充歌生。校長以時親課之。此校屋舍頗巨。地址亦高。窗外美景天然。悅人心目。一泓之水繞垣而流。隄畔淺草芊緜。一碧無際。遠望則峯巒層疊。界乎天末。時有雲氣瀰漫於山腰之間。近旁與校舍相望者爲牧師之居。屋以赤石造成。青籐覆之。壯麗莊嚴。殆百年前物。校舍四周皆樹也。參天古木蒼翠欲滴。槎枒之幹羣鴉所託。似欲與喬木同其悠久者。當裴約翰未至時。諸生在草地中已解除制服。或裹以巾夾肘下。或置於臂。將鳥獸散喧呶之聲。棲鴉爲驚。瞥見裴至。乃復屏息。校中舊例行禮後。校長卽不復出。今忽見之。頗以爲異。則皆駐足不行。裴乃召諸生入室。首呼龔德至案前。以貝之污服示之。曰。汝知何人所爲。龔脫口答曰。不知。裴知彼不作誑語。乃以目遍視諸生。諸生驚而互視。嘿不一語。裴曰。貝瓦特告我。渠於今晨置此服於更衣室。午後竟失所在。遍覓乃得之。屏後積塵中已爲墨所

汚。似人故意作此惡劇。汝曹中究何人爲此。諸生同聲答曰。不知。惟龔德。強琳。通謨。洪海。雷姚。紀臘。四人。默不置答。龔爲學長。將於本年聖米加勒節畢業。

即按

秋祭爲陽歷九月二十九日

餘三人皆高級生。資格相同。俟龔畢業後。皆有升學長之望。若

輩有一種習慣。非指名詰問。或強責以過。決不抗辯於校長之前。裴於是又曰。吾謂此必無心之失。若云故意爲此。吾殊不信。以意度之。必汝曹中之一人。誤傾墨汁於上。倉皇揉作一團。擲於屏後。今乃懼不敢承。須知認過不諱。猶不失爲誠實。不欺之少年。吾必恕之。除賠償制服外。不復加懲。其直陳無隱。諸生不答。裴乃起立。面現最嚴厲之色。曰。汝曹聽之。旣不自承。是必出於故意。吾苟廉得其人。必照章斥退。已又顧高級生言曰。爾曹可爲吾偵察。速來報命。言已。卽去。諸生見校長出。則環貝瓦特而立。一人問曰。貝瓦特。誰人爲此。爾有所知乎。貝頷以首。龔德回身見之。詫曰。汝已知其人乎。貝曰。頗知之。本校固有二人。與



吾有隙。龔急問曰：誰？貝笑曰：俟吾探得確證，再爲君告。侯斯德高呼曰：汝此時不卽舉發，恐永無舉發之時。貝微笑曰：汝請拭目俟之，須知更衣室距此匪近。雖潛往潛返，難保不爲人所見，且避人作事者，往往偏與人值……言未畢，座中有一童子躍起，言曰：吾見……言至此忽止，兩頰頓赤。此童年甫十二，儀表端正，顏如渥丹，髮波動作栗色，狀如女子。同學之友皆戲呼曰：密司貝瓦特見狀，問曰：嘉利何所見？嘉利又力白其無龔德，亦問曰：爾確有所見乎？嘉利毅然曰：吾卽見之，亦不汝告。其兄通謨又呼嘉利而問：姚紀臘屨言曰：童子何知？彼豈真有所見？盤詰何爲？吾料汚衣者必教友之一。若輩固恒攜有墨瓶也。否則必爲工匠。汝曹弗信者，吾敢以金錢爲賭。貝瓦特以冷靜之態點首言曰：此非教友，亦非工人，必同學友之一。此時吾雖知之，但猶未確鑿。俟探得實在，當指其人，以告汝輩。侯斯德大呼曰：嘉利，豈無所見者？言畢，以手抵案曰：密司嘉利。

來。此。爾。明。告。我。毋。使。校。中。人。同。蒙。此。恥。貝。瓦。特。引。長。其。聲。曰。侯。斯。德。毋。譁。明。言。與。否。唯。嘉。利。之。意。吾。不。願。彼。爲。人。所。撻。當。自。偵。之。又。曰。侯。斯。德。爾。今。日。格。格。不。吐。之。聲。至。可。悅。耳。吾。料。法。官。及。來。賓。必。求。爾。之。肖。像。侯。斯。德。笑。曰。吾。望。其。盛。以。飾。鑽。之。架。也。時。諸。生。皆。攜。帽。降。梯。嘉。利。仍。坐。廊。下。目。睹。諸。生。之。出。似。默。計。其。數。者。通。謨。行。經。其。前。低。語。曰。爾。知。校。中。規。則。乎。舉。發。他。人。之。過。者。有。罰。卽。吾。輩。高。級。生。苟。非。受。校。長。之。命。雖。知。亦。不。敢。言。爾。果。曉。舌。必。受。撻。矣。嘉。利。曰。校。章。吾。固。知。之。吾。且。告。汝。通。謨。不。俟。言。畢。斥。曰。止。汝。未。聞。校。長。命。吾。偵。此。事。耶。汝。不。知。吾。爲。高。級。生。耶。汝。果。妄。言。吾。卽。轉。白。校。長。不。能。以。汝。爲。弟。而。庇。之。嘉。利。笑。曰。汝。以。吾。爲。童。駮。乎。吾。但。謂。吾。昨。未。入。校。耳。至。貝。瓦。特。之。服。爲。誰。所。污。吾。之。不。知。猶。爾。也。通。謨。曰。唯。卽。疾。行。逐。隊。而。出。嘉。利。仍。呆。坐。勿。動。先。是。法。官。至。時。諸。生。皆。入。市。縱。觀。獨。嘉。利。未。往。偶。過。廊。下。遙。見。一。人。從。寺。中。出。倉。皇。四。顧。急。趨。迴。廊。擲。一。墨。



瓶於窗外。墓地。悄然而出。彼雖未見嘉利。嘉利則已見其人。嗣聞貝服爲墨所污。頓然憶及。顧又不敢質言。今爲其兄所斥。自念吾所疑者。誤耶。抑彼自擲其破瓶。與此無涉。耶。繼又疑爲目眩。思往墓地。覓得所擲物。以解其疑。於是趨赴迴廊。廊有窗。窗外卽墓地。嘉利躍登窗檻。俯而視之。院中草深沒脛。竟不得破瓶所在。忽有人自後呼曰。速下。壁泥已剝不堪踐矣。嘉利回顧。則姚紀臘也。嘉利因高級生權力至偉。不敢與抗。答曰。吾卽下。並未踐損壁泥。姚紀臘曰。爾有何物可覓。嘉利諷之曰。吾將覓吾所欲見者耳。姚紀臘曰。汝今日種種舉動。奇詭非常。吾實不解。貝瓦特之制服。安知非汝所污。嘉利自窗躍下。答曰。彼衣究爲何人所污。吾料爾或知之。此事有涉於爾。殆甚於我。姚紀臘大怒。揪其外衣曰。爾爲無禮之猴。爾言何指。弗告我者。汝不得歸。嘉利呼曰。容吾言之。卽與之耳。語曰。今日午後。汝在校門外。張望隨卽入此。擲一墨水瓶。吾固見之。姚紀臘

面頓赤。彼素有力量。乃持嘉利之身。而搖之。詈曰。禍鬼爾胡妄言。至此嘉利力不能抗。竟如風中之葦。哀之曰。請恕我。汝固知吾言非妄。但吾亦不願告人。又曰。吾自知吾口不謹。但對於此事。願勉守秘密。請君毋怒。斯時姚紀臘之面已由赤而紫。叱曰。汝再敢作此妄語。必撲爾至死。嘉利曰。吾固不願告人。然恐無意中流露。而出吾亦不能自保。姚怒仍不止。則更叱之曰。汝何敢當吾之前。據吾之怒。且以妄言。讟我。嘉利曰。吾敢誓吾言非妄。姚復以拳擬其面曰。汝猶不妄。自承吾當使爾知妄言之苦。言至此。忽釋手。捫舌不復作聲。嘉利頗以爲異。舉目四矚。則葛尼爾博士已出。主教室之門直造。廊下葛似已有所見。然默不一語。但向姚橫目而視。嘉利卽向博士脫帽。急取書。驟步而歸。

## 第二章

主教與寺長之宅。在禮拜寺旁。地曰朋達里。里中屋皆教會產。宅其中者。牧師



爲多。里外有一石路。越路而北。與修道院之南門相對者。則裴約翰之居也。強琳氏之屋。與之相近。但較隘耳。入門爲屋三楹。中爲穿堂。旁爲客室。起居室則在其後。書齋亦然。是日。強琳嘉利自校歸。且行且歌。至客室外。遇一老嫗。曰。尤蒂支。捉其臂。曰。汝尙歡呼耶。否。運至矣。嘉利色陡變。問曰。父病加劇乎。尤蒂支曰。否。然心病猶身病也。吾亦弗得其詳。惟今日得倫敦訊。主母閱未數行。卽失聲而歎。更以痛苦之聲。謂吾曰。了矣。吾亦不敢復問。以意度之。必敗訴無疑。此訊實郵卒授吾者。吾倫知爲惡耗。早投諸火矣。嘉利曰。敗訴耶。尤蒂支曰。然。可憐主人金錢。歸他姓矣。郵局將此惡耗投入吾家。吾恨不能訟之於理。讀吾書者。亦知尤蒂支所言。果何事乎。先是嘉利之父強琳建懋。有應得之遺產。豪家佔之。遂與構訟。據控訴院判決。建懋本得直。豪家恃勢上控。建懋竟敗。蓋有強權無公理。天下事類如斯也。但此爲最終之裁判。雖負屈不能訟矣。訊中所言卽

此嘉利聞言木立。既而曰：法官何以飢法？尤蒂支曰：法官實爾父之仇。言未已。忽有自後來者。二人回顧。則嘉利之長兄漢湄也。漢湄年二十有三。身長六尺餘。貌頗修偉。聞二人偶語。趨問曰：汝輩何言？嘉利曰：尤蒂支告我。謂倫敦來訊。敗訴矣。漢湄疑信參半。呆視久之。問曰：確耶？尤蒂支曰：確也。此主母語我者。漢湄曰：父安耶？尤蒂支曰：噫。汝曹當力慰此可憐之父。彼老且病也。漢湄君已長。非少不更事者。尤當有以慰之。漢湄急應曰：誠然。卽樓嘉利之頸曰：偕我行。乃趨起居室。其父建懋方在室中。彌陀榻上半坐。半臥。肩下承以軟墊。蓋纏綿牀。蓐久矣。有一少年侍立於旁。則雅壽也。雅壽爲漢湄之弟。年十九。而高與兄齊。顏色之和。心思之密。酷肖其父。通謨則在案前。支頤而坐。狀頗鬱鬱。其妹安媿甫十四齡。弱而好弄。方立雅壽後。潛摘其髮以爲戲。強琳夫人則顏色慘白。面孔思而坐。孔思者建懋長女也。年二十一。修短合度。秀骨天成。然眉黛之間。亦

含有隱憂之色。其時衆人皆默。雅壽見兄入。移步他立。漢湄直趨父前。強笑問曰。尤蒂支告我。郵局遞到一書。果何事耶。夫人低語曰。汝豈不能猜度得之。漢湄以笑。鑿遍視家人。復謂母曰。以吾度之。卽爲惡耗。未必竟無挽回。夫人曰。案結矣。無可挽回矣。建懋屢言曰。確也。吾得訊時。忿極而暈。頃已得一見。解悲忿。乃爲之驟減。明日當能泰然。汝曹須知金錢雖失。而煩惱亦與俱捐。未始非幸。事嘉利曰。父因此案煩惱。耶。建懋曰。嗟乎。吾兒。汝曹兄弟。孰知汝父之心者。須知纏訟連年。吾憂慮之心。與之俱。永果能出游他國。亦可藉以排憂。無如此身。與病爲緣。遂鎮曰。爲愁所縛。明知愁亦何益。然心房初無肩鍵。不能禁愁緒之來。今則與之永訣矣。雅壽曰。吾家失此鉅資。當另籌謀生之策。建懋曰。吾所憂者。卽在此。當起訴時。吾自揣萬無敗理。蓋就法律論也。今竟敗矣。然未嘗不可忍受。雅壽曰。父言何指。建懋曰。人之苦痛有二。一則自作之孽。一則天作之孽。



凡孽由天作。不得呼之曰孽。直可謂變形之幸福緣。此種苦痛。可以勵人志氣。使之奮發。有爲。須知今日之敗。實關天意。天殆欲使汝曹堅苦卓絕。有自立之能。汝曹惟有仰體天心。奮勇直前。與運會力。爭各謀生計。則失之於今日者。或能償之於將來。又曰。以彼之勢。上訴後。吾已知其無幸。然猶慮敗訴之後。或需多金償還訟費。甚至破產。亦未可知。今則悉取償於遺產之中。不須更出一錢。亦殊幸事。漢湄曰。誠然。建懋曰。吾親愛之兒乎。吾涉訟之由。本欲得此爲汝曹謀生之基礎。然亦不願汝曹坐食。不過使有藉手之資。今既不能。則亦無庸戚戚。須知天既賦人以形。予以腦。使之能思。予以手。使之能動。卽非欲其爲蠢然一物。安坐而嬉。汝曹但力求自立之道可矣。已又微笑曰。吾料汝曹經此激刺。或能自立。不落人後。嘉利曰。吾望已失之產。或以不可思議之道復歸於我。建懋曰。此真兒戲之言。今所失者。永與吾家無涉矣。通謨力擲其所攜之帽。帽蓋

無意中攜入者。高聲曰。誠如父言。吾輩既有腦有手。何患不能謀生。

### 第三章

強琳建懋之家世。吾書不能縷述。但知其係出清門。此次涉訟之由。吾書前已敘及。蓋彼所應得之遺產。豪家涎之。援引法律中近似之文。與之涉訟。涉訟之始。建懋自謂理直氣壯。操有必勝之權。惟需財甚殷。渴望早日結案。產歸於己。何意纏訟經年。勢成騎虎。茲雖敗訴。轉覺無事。身輕。蓋天下失意之遭。惟將失未失之時。疑慮叢生。最爲慘酷。希望果絕。雖暫時憤懣不難。強作達觀。今所慮者。惟生計耳。建懋雖爲保險公司之分行經理。而子女甚衆。出入不符。近又爲風溼病所苦。不能任事。幸其子漢湄代之主持。每晚攜簿籍歸。商之於父。用是事無不舉。倫敦總公司。雖知其故。亦毫無間言。以建懋爲人。素爲人所敬信也。是時漢湄既聞其父之語。遂偕弟妹至書齋聚議。以安炳年幼。拒不使入。書齋

亦幽靜可喜。地鋪油布。門對一園。園中樹木參差。頗饒逸致。通謨入室。擲帽於案。曰：天下竟有如此不平之事。非奇辱歟。漢湄曰：吾所聊以自慰者。在煩惱與之俱除。但吾輩已深入否。連除一己外。都無可恃。嘉利曰：父謂人有腦。有手。卽能作事。吾固知之。汝言又何指耶。漢湄卽抱嘉利舉之。起復置之。地曰：此非小兒所知。吾不知汝與安媼何異。來此何爲。孔思曰：吾早料有此結果。已籌之爛熟。後此吾輩費用亦當銳減。於前通謨曰：此語何解。父之俸金未嘗損失。汝不知訟費亦在遺產。取償乎。倫彼法官能將人辛苦所得之俸金一併奪去。則眞勢莫與京矣。孔思微哂曰：汝何躁急。乃爾須知家中入不敷出。疇昔所望者。祇此遺產耳。今旣絕望。則一切用費非銳減何以支持。然汝固無慮。但能攻苦。爭得獎學金。卽能入大學矣。通謨曰：噫。吾果不得獎學金者。又將如何。孔思曰：果爾。則無升入大學之望。必求生計於他途。吾以爲兄弟中最不幸者。莫如雅壽。



雅壽此時方倚坐於彌陀榻之臂。闈姊言。但舉目而視。不作一語。漢湄曰。誠然。卽顧雅壽曰。汝恐不能爲葛羅惠之徒矣。葛羅惠者。牧師也。爲教會之財產經理人。設事務所。專治其事。雅壽方爲之書記。但俸入極薄。雅壽之意。滿擬勝訴後。家境既裕。卽辭此職。而改爲其徒。蓋定例。凡爲之徒者。卽無俸給。然將來得爲其替人。今遺產既失。則此區區微俸。亦必藉以贍家。安能更作他想。故漢湄云然。雅壽曰。前途吾不能料。通謨驢言曰。吾不解雅壽何竟願與任金亦書爲伍。雅壽面頰不答。仍坐而凝思。蓋彼平日性情頗躁。今已自覺其非。決計與之鏖戰。並蓄有循環之抑制力。以備之。必戰勝而後已。此時聞通謨語。卽竭力強制。不與之爭。通謨又曰。吾不知此後何時能購球桿。嘉利曰。吾亦不知何時方得新衣。雅壽突言曰。汝曹何乃僅知自爲計乎。通謨勃然問。故雅壽曰。吾輩此時皆戚戚於一己之失望。曾亦思關於阿父之病者。其失望爲何。如阿父從此。

不能赴德療病矣。先是有名醫過海斯東。建懋延之診。醫謂其病須往德國。專治風溼之浴所療之。方能痊可。本擬結案之後。取資於遺產中。以充旅費。今既敗訴。無資故難成行。衆聞雅壽言。皆惶恐。不作一語。既而通謨曰。吾頗願負父於背。徒步而往。更以勞力所得。供父藥餌之資。吾甚悔。平日祇圖一己之私。曾不以父爲念。今日追憶。彌覺少不更事之可羞。孔思方倚窗而立。凝神靜聽。屢言曰。凡事實所不能行者。言之何益。吾輩當就目前能行之事。籌一妥善之方。吾謂汝與嘉利所能行者。惟在勤求學業。安嫻亦然。但願汝曹爲此。惡耗所恫。力杜因循之習。吾與漢湄。暨雅壽。則當勤苦逾前。爲父之助。雅壽曰。汝有何事。可爲孔思紅暈於頰。答曰。實告汝。吾將覓一位置。如女傅者。通謨聞此言。躁急之性。與驕矜之氣。一時並發。怒曰。爾欲爲女傅耶。女傅實女僕之別名。初不料汝有志於此。孔思微笑曰。汝母然須知前路茫茫。未知所屆。吾亦不得已而。

有。此。謀。吾。固。早。有。此。心。但。恐。父。不。吾。許。然。卽。使。吾。爲。女。傅。每。夕。歸。後。仍。可。兼。授。安。媼。之。課。程。通。謨。曰。不。知。阿。母。能。否。許。汝。盍。先。商。之。孔。思。曰。母。已。知。吾。之。意。今日。之。敗。母。早。料。及。每。當。汝。曹。嬉。笑。遊。戲。及。夜。課。之。時。恆。與。吾。密。談。且。預。擬。敗。訴。後。之。種。種。計。畫。吾。嘗。告。母。謂。或。迫。不。得。已。須。吾。出。而。謀。生。吾。必。欣。然。而。往。阿。母。識。見。之。遠。畢。竟。與。弟。不。同。竟。蒙。嘉。許。通。謨。含。笑。不。語。但。揉。紙。作。彈。向。姊。而。擲。漢。湄。卽。顧。其。弟。曰。吾。亦。嘉。彼。之。志。彼。蓋。謂。處。此。逆。境。吾。輩。當。各。盡。其。力。分。父。之。憂。假。使。汝。曹。皆。能。贍。家。彼。原。不。必。出。謀。生。計。今。則。不。然。彼。不。但。出。爲。女。傅。卽。爲。人。執。役。亦。不。得。謂。之。爲。辱。吾。料。海。斯。東。全。市。之。人。當。以。賢。媛。呼。之。決。無。謂。彼。者。但。不。知。語。至。此。少。止。目。視。孔。思。孔。思。目。下。垂。似。已。默。會。其。意。漢。湄。續。言。曰。不。知。姚。威。廉。是。否。願。之。孔。思。紅。潮。滿。頰。時。則。通。謨。已。揉。成。多。數。紙。彈。向。姊。連。擲。如。雨。孔。思。急。言。曰。漢。湄。毋。作。此。語。又。曰。通。謨。汝。明。日。可。出。而。探。聽。如。有。需。女。傅。者。可。云。



有。一。曾。受。良。好。教。育。之。女。士。長。於。唱。歌。遊。戲。圖。畫。英。語。外。更。精。法。語。德。語。亦。粗。通。但。須。四。十。幾。尼。一英金幣名值二十先令久已停鑄之。歲。俸。既。而。曰。通。謨。吾。果。能。得。此。歲。俸。乎。雅。壽。屢。言。曰。吾。謂。汝。當。要。求。八。十。幾。尼。也。孔。思。曰。吾。果。再。長。十。年。必。要。求。此。數。言。未。已。忽。聞。窗。外。有。人。且。行。且。笑。曰。賢。哉。欲。爲。女。傳。耶。女。傳。負。教。育。兒。童。之。責。責。綦。重。倘。有。延。吾。者。吾。亦。願。往。衆。聞。之。皆。舉。目。而。視。見。安。納。首。如。飛。蓬。推。門。逕。入。入。卽。跳。躍。於。兄。姊。之。前。曰。爾。等。雖。屏。吾。室。外。但。爾。等。所。語。已。爲。吾。所。竊。聞。雅。壽。僅。能。爲。牧。師。書。記。孔。思。將。爲。女。傳。希。望。四。十。幾。尼。之。俸。金。通。謨。倘。不。得。獎。學。金。將。充。教。堂。司。鐘。之。役。漢。湄。曰。爾。竊。聽。人。語。當。得。何。罪。安。納。曰。竊。聽。爲。吾。慣。技。汝。不。知。耶。吾。頗。願。通。謨。司。鐘。當。孔。思。出。任。女。傳。之。日。吾。將。使。之。大。叩。大。鳴。俾。海。斯。東。全。市。之。人。咸。知。其。事。亦。卽。爲。吾。歡。祝。以。吾。現。在。爲。孔。思。所。困。自。晨。至。夕。皆。授。課。之。時。彼。果。爲。女。傳。者。吾。亦。脫。離。此。苦。彼。雖。欲。課。吾。夜。讀。吾。不。願。矣。言。至。此。

衆皆怒其紛擾。起而逐之。彼則繞案而奔。繼乃奔入花園。適園中有孔思之畫具。立被撞倒。飛步而去。此時副牧師姚威廉適至。彼爲頌長之少年。五官端正。笑靨迎人。已與孔思訂婚。俟歲俸略增。卽舉行嘉禮。此時入室。目注孔思。言曰。吾在客室外。與尤蒂支相遇。渠謂今日得有惡耗。然乎。漢湄曰。誠然。訟事敗矣。吾輩方共籌善後之策。言未已。安妯又倏然而至。且躍且呼曰。姚威廉。吾有新聞。告汝。孔思將爲女傅矣。不論何處。彼皆願往。雅壽將終。身與任金爲伍。通謨或竟爲教寺司鐘。汝能介紹孔思得一館地耶。姚威廉付之不答。但以他語與安妯笑譎。孔思微窺其面。已煦煦而熱。旣而姚威廉問通謨曰。貝瓦特之制服。似有人故意污之。今已得其人否。通謨曰。尙未。姚威廉又謂嘉利曰。爾能告我乎。嘉利驚曰。汝知其人爲誰。姚威廉曰。吾固不知。但無論何人。必當嚴懲。嘉利曰。汝何以知吾知之。姚威廉曰。頃遇侯斯德。渠云。嘉利已知其人。果直言者。此

案立破。汝非嘉利乎。言已而笑。嘉利亦笑。室中除姚威廉通謨嘉利外。皆不知此事。均向威廉詰問。威廉乃詳述焉。漢涓卽謂嘉利曰。污人之服。情殊可惡。汝所疑者。究爲誰某。通謨急止之曰。乞勿當吾之前。以此詢彼。吾倘聞之。或爲校長所迫。據以轉陳嘉利。或遭屏斥。嘉利亦謂威廉曰。幸勿再談此事。姚威廉曰。吾非校中之高級生。卽言何礙。嘉利曰。汝曹毋再擾我。吾與通謨不能溫課矣。言畢。卽移椅。案前取書而讀。通謨亦然。以目視書而自勵。曰。吾決不讓洪海雷。姚紀臘奪過吾前。姚威廉曰。通謨其努力爭此學長之資格。通謨答曰。吾固志在必得。姚威廉曰。三人資格孰爲最優。通謨曰。吾與彼二人同時入校。依校中名冊。則吾名次在先。洪次之。姚最後。因名冊按字母排列。無深意也。然使三人成績相等。用嚴格決定。吾名旣在前列。卽有先得之權。但校長亦可惟意審擇。姚威廉曰。是否全憑成績。吾聞從前亦頗徇情。通謨曰。事誠有之。從前劣等生。

亦有被擢者。因其友朋與校長相稔。爲之關說耳。嗣以人言藉藉。寺長聞之。嚴行禁止。吾此語固與裴約翰先生無涉。彼時裴先生未爲校長也。總之學長之職。須擇品學俱優者充之。方爲公允。雅壽曰。品行與學業俱重耶。通謨頷首曰。然。新章如此。某日。校長因同輩在校外有不良之舉動。嘗集吾輩而詔之曰。汝曹曾自揣品行若何。能否有學長之資格。吾與海雷皆默。姚紀臘之膽固汝所知者。彼竟指校長爲強辯。校長哂之。窺校長之意。殆欲藉此一洗從前學風之陋。此事吾輩至今猶傳爲笑談。然自此皆守身如處女矣。言已。姚威廉與諸人皆出。通謨嘉利。則坐而讀書。

#### 第四章

姚威廉與孔思同入花園之中央。威廉停步問孔思曰。汝家遭此不幸。汝將何以處之。孔思紅暈於頰。俯首視花。徐徐答曰。吾妹已告汝矣。吾家不造。爲子女。

者自當合力維持。吾惟竭吾之力而已。威廉默然。孔思微窺之色似不豫。既而威廉問曰：汝決計爲女傳耶？孔思曰：然。吾父旣入窘鄉，安忍袖手？吾已謀之於母。母許我矣。威廉曰：汝卽毅然行之耶？孔思目視威廉，低語曰：威廉，汝母悒悒此事，固須得君贊同。但願君平心思之。卽知吾所欲爲者，實吾之分當。不見阻言時，仍目視於花。威廉曰：汝所愛者，惟花耶？盍舉首與吾一談。吾果阻汝。汝將若何？孔思爲之失色。乃離花壇，就威廉於樹下。答曰：吾舍女傳，無可得錢。且女傳亦自非辱名門閨秀才望。十百於我輩，且亦有爲之者矣。威廉曰：汝是否欲朝出暮歸，僅授日課乎？孔思曰：阿父固不願我遠出安娉，亦然卽……言至此止。威廉爲補足其語曰：是否謂吾亦不願耶？孔思面頓赤，嫣然笑曰：君以吾意爲何如者？倘能許我，吾將欣然從事矣。威廉以目示意。孔思誤爲不許，頗爲悵然。威廉曰：吾頃問汝，吾果阻汝者，汝將若何？奈何不答？孔思蹙頰曰：吾今日所



處地位當如是也。威廉曰：此仍答非所問。孔思曰：噫！君勿見迫。君卽以女傅爲辱，亦當爲吾設想。吾能坐視老父之窘不之助耶？威廉曰：吾欲汝答吾問耳。孔思曰：吾不知所答。噫！威廉爾果能……言至此卽回首而行。威廉從之見其淚被於頰，光瑩瑩然。卽曰：汝毋誤會已。又俯首微笑曰：胡爲自尋苦惱？孔思曰：苦惱之來實由於汝。威廉曰：汝誤會矣。當安姍告我時，吾已知汝誤會。吾意實則吾頗嘉汝之賢博學如汝而不務虛榮，盡力以維家計。吾深幸得汝爲妻。孔思駐足而廻視曰：然則爾許我矣。言時面色頓霽。威廉曰：吾爲此問聊相戲耳。汝旣未嫁，自當爲汝父分憂。吾方賢汝肯阻汝耶？孔思謝曰：威廉恕我，但汝言時何嚴重乃爾？威廉笑曰：吾方籌思爲汝覓一位置，現雖有機可圖，但能否相宜尙未可必。蓋璫谷夫人方欲爲其子女覓一女傅也。孔思曰：然耶？姚威廉曰：吾昨詣其家，彼方痛詈珈變。珈變亦反唇相稽，狀至可怪。見吾入室，喧闐始止。孔

思曰。璫谷夫人。何無家教。乃爾。威廉曰。惟無家教。故其子女皆驕縱。成性不知。孝敬。爲何物。對於其母時。或忤之。爾倘設帳。其家必睹此怪象。但爾旣爲彼。傳則潛移默化。汝之責也。孔思曰。吾果爲之傳者。必爲盡力。威廉曰。渠本有一女。傳去職。僅一月耳。孔思曰。因何故去者。威廉曰。夫人行事。恆非人所能解。卽夫人。或不自解也。彼嘗告我。謂不願女傳宿於其家。又曰。汝欲知修金若干。及其他種種乎。孔思曰。願聞其詳。吾料吾父。必不我阻。以相距近也。言未已。忽有人呼曰。孔思。姚威廉君在此耶。孔思舉目視之。則其母也。卽答曰。然。乃行近母前。威廉亦趨與夫人握手。夫人曰。君盍入與吾夫閒話。渠方悶悶。想兒輩已將其事告君。姚威廉曰。願夫人毋以爲意。若輩將合力渡此難關。夫人有兒如此。亦可自豪。夫人婉言曰。何豪之云。稍自慰耳。威廉謝曰。吾言過矣。語畢。卽偕夫人同詣建懋所。孔思隨之行。抵穿堂時。尤蒂支適出自厨下。與孔思耳語曰。資全。

失耶。孔思曰：然。尤蒂支曰：嗟乎！吾皇奈何容此。馮法之官在位，耶言已，卽趨入廳下。而漢湄適下樓，已易新服，御白色手套。孔思迎謂之曰：汝將出乎？漢湄曰：乞告阿母，將於十一時歸。尤蒂支立於廚屋門，首目注漢湄，自語曰：此可愛之兒，入否？連矣。更欲購此手套者，不知從何處得資也。吾書至此，乃更敘海斯東之學校。校中有一慣例，凡巡迴裁判法官至後，學生當於翌晨前往問安。且要求給假。是日清晨，學生循例排隊赴法官寓邸。龔德授刺，闖入道來，意闖人傳刺入。法官猶未起也。揉目視之，詫曰：若輩來此何爲？其僕曰：循例問安。且乞假耳。法官固嘗至此者，聞僕言，乃恍然曰：吾憶之矣。其以吾刺與之，致聲校長，給儼一召。於是龔德率衆同詣校長宅。途中喧呼不已，聲震閭巷。居民不知何故，競啓戶，亟相闕。既至，龔德向校長之僕，述法官命，并授以刺。僕睨之而笑曰：主人已赴校，諸君猶徘徊道路，恐出席簿中，大名之下，皆有遲到之符號矣。龔德

詫曰。爾言何謂。僕笑曰。吾已明言之矣。龔德見狀頗怒。然知其笑必有因。乃姑俟彼詞畢。僕續言曰。今日諸君恐不復給假。昨夕主人命我。今晨醒彼。一如平時。使給假者。當不若是。現已赴校多時矣。衆以事出意外。嗒然若喪。急趨赴校。則裴約翰及諸教師咸在。裴見學生入。召龔德而責之曰。若曹遲到。逾三刻鐘矣。龔德以舊例放假對。裴猶笑曰。放假耶。放假耶。數數言之。龔德斂容低首。問曰。今日何以不循曩例。裴曰。汝何健忘若此。豈不憶制服被污事乎。龔德曰。作此劇者。不過學生之一。似不能牽及全體。裴曰。吾固知之。但未得主名。則全體學生皆在嫌疑之列。昨日吾已明言。果事出無心。不妨直認。吾當宥之。速直陳毋隱。諸生又同聲應曰。不知。裴曰。爲此事者。必避人目。或竟無人能發其覆。然終不能逃上帝之明。須知帝力無涯。必能以不可思議之道。暴之於衆。今日當行祈禱禮。共禱上帝。發此覆也。於是衆皆肅立祈禱。早餐後。衆又集於廊下。通

謾大呼曰。一人之過。牽及全體。殊爲奇辱。不解校長。龔德不俟言畢。卽曰。過在汚衣者。不在校長。彼旣犯過。猶復隱匿。眞怯漢哉。或曰。事已至此。嘉利旣有所知。曷不宣之於衆。通謔急問曰。誰云。嘉利有所知乎。或曰。曾有告我者。謂嘉利實有所知。特不敢言耳。龔德卽招嘉利至前。謂之曰。汝毋怯。校長已命吾輩爲助。不妨直陳。嘉利曰。吾確無所見。侯斯德曰。汝卽無所見。必有所疑。嘉利曰。安能以己所疑者。妄證人罪。假使吾疑一人。侯斯德與貝瓦特又各疑一人。如是互疑不已。學生全體皆涉嫌疑。究亦何補於事。龔德曰。誠然。爾確未目睹其事耶。嘉利曰。確也。吾敢以名譽爲質。龔德曰。然則不必言矣。吾以爲作此劇者。必祕密爲之。決不爲人所見。吾但願其非高級生。貝瓦特曰。汝疑高級生乎。龔德怒曰。惡。是何言歟。

## 第五章

越朋達里有一大道曰密路。葛羅惠之事務所在焉。葛無家室。身短而肥。面團團然。目巨。作灰色。口特小。其爲人也。精細有才。風流自賞。裝束務合時宜。袒服亦異常清潔。少年時曾有璧人之目。實則貌亦弗都。惟柔曼之髮。頗爲美觀。迨年事既增。鬢髮漸蒼。雖染以藥。爲效亦僅。旣而忽病。病愈。髮陡落。葛頗不懌。急覓良方治之。髮果重生。今則鬢髮如雲。無異少年時也。葛爲學監。兼理教會財政。雅壽爲彼書記。月俸至微。羅蘭則葛之徒。在例無給。彼欲得葛之歡。且時有所獻。與雅壽同事者。曰任金約瑟。年三十九。寒士而無遠志者也。供職垂二十年。每一星期得俸二十五先令。父曰鑰如。年老無能。但在教寺代人祈禱。妻則設一襪肆。任金爲人謹慎。對於羅蘭雅壽皆敬事之。羅蘭則視任如無物。蓋其傲睨之性。得於母之遺傳。母曰璫谷夫人。爲蘇格蘭貴族之女。少時美丰姿。但奢侈成性。而母家又貧。與羅蘭之父結婚時。有謂其一切匱具。皆賒欠而來。後



仍取償於羅蘭之父者。此或過甚之詞。然其貧可想。羅蘭之父亦博士。爲海斯東教寺之牧師。家本富饒。嗣以夫人揮霍之故。漸不如前。迨博士死時。家已中落。然使夫人量入爲出。未嘗不可支持。而彼則舉債度日。猶家蓄馬車時。或憎己馬不良。貸之於外。侈可知矣。夫人有子六女二。長子曰覺治。從軍外出。次卽羅蘭。又次則曰紀臘。曰屠德。皆肄業於校。餘兩兒尙幼。女曰珈變。曰芬媼。諸兒資稟皆佳。祇以母教不良。遂詭於正。較諸強氏之兒。直同天壤。今且叙吾書之事矣。當法官開庭之翌晨。雅壽入事務所。任金已先在。互道早安。葛羅惠適自辦事室出。問曰。羅蘭胡尙未至。雅壽曰。吾遇之於塗。瞬將至矣。言已而羅蘭入。葛謂之曰。汝昨日有言。謂今日事忙。當早至。胡爲遲遲。羅蘭曰。來非宴也。葛曰。猶未宴耶。羅蘭乃就案而坐。彼所坐處。與雅壽比肩。葛羅惠則立案前。繙閱案頭之文件。旋問雅壽曰。今日汝父身體若何。雅壽謝曰。如常。惟昨得倫敦訊。訟

已敗矣。葛曰：確耶。吾亦聞之。雅壽曰：確也。已載入今日之晨報。葛曰：天下不平之事，孰有甚於此者？吾料汝父懊喪殊深，當於數日中前往慰之。雅壽曰：唯。葛又曰：校長因昨日墨污制服，未得主名，今日竟未放假。吾料學生必多憤懣。羅蘭曰：學生暴怒，固不待言。卽就吾弟屠德論歸家早餐，竟擲碎咖啡之碗。葛曰：茲事底細若何？吾殊不能了。雅壽曰：昨日貝瓦特置制服於更衣室，忽失所在。厥後覓得，已爲墨所污。羅蘭曰：倘吾猶在校中，當拘若曹翰以嚴刑務得主名。而後已。葛曰：汝言何易？刑能濫用耶？吾姪馬克適來告我，以爲此事必高級生所爲。但非龔德耳。雅壽、羅蘭均失色。因彼二人之弟，皆高級生也。雅壽曰：此必無稽之談。羅蘭曰：高級生耶？馬克何以知之？葛曰：渠實聞諸貝瓦特者。貝云：衆倘不信其言，願以金錢爲賭。羅蘭曰：貝愛錢如命，非妄博者，不知其更作何語。葛曰：馬克所聞盡於此矣。任金屬言曰：校長頗注意，以爲或係教友所爲。昨

晚曾親訪霍布。霍固與吾同居者。葛以任金平日沈默寡言。忽作此語。必有所知。乃問曰。霍何言耶。任金曰。彼云此事決與教友無涉。校長又云。曾以此事詢諸匠人。匠人則謂是日無入更衣室者。且未行近其旁。羅蘭曰。何校長之不憚煩。任金曰。吾不之知。但據霍布云。校長頗爲焦灼。葛曰。校長曾與爾言乎。任金曰。吾未與之覲面。霍布向吾轉述耳。言已。仍埋首作書。其時校長適從窗前而過。葛羅惠自窗中見之。迅步而出。攬其裾。問曰。吾聞校中今日未嘗放假。校長曰。然若輩行爲如此。當禁假一年。吾謂制服之污。必非無心之過。雖未偵得實。在而吾已有所疑。果所疑不虛。必當屏斥其人。儻於有衆。葛曰。此事頗難根究。爲此者。果高級生耶。校長曰。非無知其人者。但未得證據耳。吾事大忙。不能閒話。卽匆匆而去。當葛與校長言時。羅蘭抵首於窗。傾耳而聽。窗本洞開。所言乃歷歷入耳。迨葛入室。見狀。問曰。汝之辦事乃如此耶。羅蘭曰。吾方傾聽校長語。

耳。葛曰。校長所言。與汝胡涉。吾料汚衣者。非汝弟也。羅蘭岸然曰。吾弟決不爲此。葛羅惠旋入辦事室。斯時衆人皆默。惟聞筆尖著紙聲。似春蠶食葉而已。羅蘭爲人好動。惡靜。緘默多時。卽不能耐。有頃。謂雅壽曰。君家惡耗。昨已聞之。頗代扼腕。雅壽詫曰。吾家之事。今晨始宣於衆。昨日除威廉外。別無人知。渠又寔歸。未必走告於汝。汝安知之。羅蘭曰。聞諸漢湄。渠昨夕不嘗赴倪維德家之會乎。漢湄人頗奇特。自謂資已失去。恨亦無裨。不如勿恨。倪維德聞彼之言。謂天下。達觀之人。殆無如漢湄者。又曰。君家經此失敗。汝當藉此俸給。歸贍家室。萬不能如吾爲葛羅惠君之徒。雅壽聞言。面頓赤。羅蘭又笑曰。吾恐汝將以書記終身。與任金爲伍。任金曰。吾觀雅壽先生。氣宇不凡。決不至以書記終。老羅蘭曰。汝謂彼不類書記耶。吾不知其更有何種佳運。雅壽聞言。頗怒。則竭力抑之。答曰。來日方長。吾或不至此也。羅蘭亦易其詞曰。制服被汚。頗難偵獲。校長又

十分注意。似疑高級生所爲。必指洪海雷也。雅壽曰。吾不知校長之意何在。但洪海雷人頗誠篤。決不爲此。羅蘭曰。汝謂通謨與紀臘非誠篤乎。雅壽曰。汝言過矣。吾爲此言。非謂汚衣之事。係誰某所爲。但云洪海雷誠篤耳。通謨亦然。吾料汝亦信之。羅蘭曰。然。吾信。紀臘亦如是也。不解校長何以疑及若輩。雅壽曰。吾料校長亦不之疑。但命若輩助之偵訪耳。言已。忽有叩門者。任金出。應返告羅蘭。有人來訪。羅蘭懶步而出。來者作商人裝束。辛某也。羅蘭問曰。何故來此。辛曰。乞示我以相見之地。俾便趨談。吾知君決不在家。雖一日十至。亦不能晤。羅蘭曰。汝姑去。辛曰。吾需用甚殷。非償吾資。吾決不行。否則示我確期。幸勿見誑。羅蘭曰。款到卽付。爾毋懼。我弗償。辛曰。吾何懼哉。果弗償者。當向汝母索之。羅蘭曰。事與吾母無涉。吾當於下星期償汝。辛曰。汝爲此言數矣。羅蘭曰。屆期縱不清償。亦必償汝。幾許。願以吾之名譽爲質。辛乃滿意而去。羅蘭復入。自語。

曰。可。厭。哉。又。謂。任。金。曰。汝。奈。何。謂。吾。在。此。任。金。曰。君。未。嘗。戒。我。勿。言。渠。昨。日。曾。來。此。一。度。君。適。他。出。雅。壽。曰。彼。緣。何。訪。汝。羅。蘭。曰。欲。吾。償。其。區。區。之。款。耳。吾。非。下。星。期。不。能。償。還。債。之。累。人。可。畏。也。雅。壽。曰。汝。無。不。得。已。之。事。發。生。奈。何。負。債。羅。蘭。曰。吾。輩。不。能。如。山。野。之。農。蟄。伏。鄉。間。力。田。自。給。安。能。無。債。負。債。固。非。佳。事。但。汝。可。勿。言。雅。壽。曰。吾。不。甚。負。債。也。羅。蘭。曰。爾。家。豈。無。負。債。者。雅。壽。曰。果。何。人。耶。羅。蘭。曰。歸。問。漢。湄。便。能。了。了。雅。壽。陡。憶。漢。湄。負。債。知。其。諷。已。不。覺。怒。然。俯。首。作。書。羅。蘭。又。曰。汝。負。債。若。干。雅。壽。笑。曰。倘。得。二。十。鎊。之。銀。幣。償。債。有。餘。讀。者。須。知。此。爲。雅。壽。戲。言。實。則。彼。無。一。錢。之。債。雅。壽。又。言。曰。吾。已。填。畢。地。契。更。有。何。件。須。書。任。金。方。檢。視。肘。旁。之。文。件。而。葛。羅。惠。適。出。手。一。支。券。命。雅。壽。赴。銀。行。取。資。雅。壽。遂。行。

第六章



有一婦人高顴椎額面呈晦色身頰而長音吐洪大度越常軌蓋姚璈谷夫人也旁一女郎躡履垢襪覆面之網常離其首則爲其女珈變桌之中央散布桑葉葉上各置一蠶夫人訓其女曰室內紊亂如麻幾無隙地速置爾蠶登樓讀書否則逐爾出室珈變仍從容飼蠶充耳不聞夫人大怒趨提其耳珈變呼曰母欲何爲夫人曰忤逆兒吾言聞否適女侍導威廉入威廉爲夫人遠族現充副牧師職位較卑夫人不甚重之威廉旣入與夫人握手復視蠶桑謂珈變曰爾以此爲室中裝飾品耶夫人怒曰彼虛耗光陰令我煩惱珈變曰阿母勿爾我之飼蠶毫無所費桑葉乃屠德採自牧師園中歸遺我者我祇欲觀蠶之變化聊以自娛威廉曰屠德耶彼頃在修道院廊下與羣兒鬪我經其處曾目擊之夫人聞之怒曰此兒從前曾以爭鬪之故破損其衣此象當復見於今日旋作怨語曰男如野獸之難馴女復懶惰而忤逆爾曾見他家兒女如我者乎復

指謂威廉曰。一室之中。蠶桑。狼藉。路爲之塞。皆珈變偕其妹芬。所爲三日。以來。吾時時命珈變讀。彼則置若罔聞。長此嬉戲。日後何能成就。吾爲兒女所苦。或致發狂。威廉謂珈變曰。爾速往讀。吾爲爾檢蠶。珈變努唇作拂意狀。曰。吾不願讀也。威廉撫之言曰。吾知汝秉性良佳。決不敢違母命。乃導之出。未幾。珈變已在退閑室中鼓琴矣。卽此知兒童雖極頑劣。無不可教者。祇須循循善誘耳。威廉置蠶盤中。夫人復作怨語曰。死者已矣。剩此未亡人。復以羣兒相累。兒又恣睢成性。吾實無力能約束之。吾身兼師保。雖可省費。然性既不與教育相近。復苦於力不能勝。爾交遊廣。可爲我延一女師。俾我一日之中。得有數句鐘之清靜。威廉曰。昨日別後。吾已默識於心。現有一閨秀。急欲覓一位。置其人亦夫人所稔。當如夫人之意。夫人曰。誰耶。威廉曰。卽孔思也。夫人仰視。作驚異狀。曰。孔思耶。殆因其家敗訴。窘而出此。威廉曰。凡人與運會相左。最易失敗。及時補。

救。未。嘗。不。可。挽。回。夫。人。誤。會。其。意。謂。曰。豈。爾。與。孔。思。意。見。相。左。耶。果。相。左。者。何。妨。卽。與。之。絕。威。廉。曰。吾。與。孔。思。萬。無。相。左。之。理。夫。人。曰。強。氏。門。第。雖。高。豈。能。與。吾。宗。相。埒。孔。思。身。分。當。在。爾。下。爾。與。訂。婚。或。不。免。怏。怏。不。如。毀。約。威。廉。曰。彼。實。堪。爲。吾。偶。但。恐。吾。不。足。爲。彼。偶。耳。請。更。言。他。事。勿。再。語。此。吾。將。賀。夫。人。子。女。得。良。師。也。夫。人。曰。彼。學。有。根。柢。且。係。閩。秀。洵。堪。師。表。但。恐。俸。金。太。昂。威。廉。曰。年。俸。四。十。幾。尼。何。如。夫。人。驚。曰。吾。家。用。浩。大。自。衣。服。酬。應。以。迄。兒。童。雜。費。爲。數。甚。鉅。恐。半。數。尙。難。籌。付。威。廉。曰。教。育。視。他。事。爲。重。偷。撙。節。無。益。之。款。付。此。亦。非。難。事。夫。人。應。之。適。其。子。屠。德。衝。入。髮。蓬。蓬。然。面。帶。血。痕。外。衣。已。失。袒。服。之。袖。裂。而。爲。條。夫。人。曰。頑。兒。爾。欲。何。爲。屠。德。大。聲。曰。母。毋。絮。絮。吾。與。皮。雅。士。談。判。彼。猶。強。辨。吾。已。飽。之。以。拳。夫。人。曰。何。事。強。辨。耶。屠。德。曰。渠。在。龔。德。前。訴。我。龔。白。校。長。吾。遂。受。杖。我。誓。將。還。諸。皮。雅。士。之。身。茲。已。奏。凱。矣。威。廉。問。曰。抑。爲。制。服。被。汚。耶。屠。德。

得勝之後。喜極若狂。答曰。非也。爲課程耳。夫人曰。屠德爾須安靜。爾之袒服。遣誰補綴。屠德答曰。此衣恐難補綴。衣至吾身。往往易破。吾願後此不復著衣。夫人獰笑曰。此吾願也。是夕。威廉歸途。與孔思相值。偕行至強氏門首。威廉曰。午後爲事所牽。不克奉訪。爾事已爲璪谷夫人言之。渠聞爾名。狀至忻慰。所躊躇者。年俸多寡耳。經吾再三說項。始允給四十幾尼。明日爾當往謁。與之訂約。孔思不覺狂喜。威廉又曰。吾亦樂甚。爾在璪谷夫人家。賢於他處遠矣。第須曲加陶鎔。俾此頑劣之兒。咸趨於善。孔思曰。吾當勉力。爾不入門。稍坐耶。威廉以手支門曰。吾去矣。孔思與之握別。入室環顧。諸昆祇餘雅壽。以肘支案。狀若深思。孔思問曰。諸弟安在。雅壽曰。通謨與嘉利俱往拋球。漢湄不知所往。孔思曰。爾何獨居一室。雅壽曰。吾亦不自知其故。但覺今晚興味索然。孔思微笑曰。爾狀殊鬱鬱。我當以佳音告爾。有人延吾爲師。年俸四十幾尼。爾試忖度。延我者誰。

耶。是時。姊弟二人。憑窗觀花。雅壽曰。姊速告我以實。孔思曰。威廉薦我於璩谷夫人。夫人亦屬意於吾。此事之成。迅速如此。豈非僥倖。殆天助歟。又曰。吾有計畫。籌之熟矣。雅壽問何事。言未已。而漢湄挾簿記入。孔思趨前曳之曰。漢湄有一計畫。吾將告汝。漢湄欣然停趾。孔思曰。吾昆弟。倘能嚴守儉約。當能積錢供父。赴德就醫之費。漢湄慘然曰。事恐難成。孔思曰。吾佳運至矣。卽以就聘璩谷夫人家。及年俸數目告之。旣而曰。爾與雅壽。倘能另兼他職。月俸旣增。境可稍裕。更竭力撙節。安見阿父就醫之費。不能取之於吾。曹果爾。則吾父宿疾頓瘳。直如天之幸。是時。漢湄額際幾爲痛苦。所盤踞。乃嘆曰。吾甚願之。孔思曰。祇須吾曹各竭其力。必有助我者。漢湄曰。誰耶。孔思曰。吾謂上帝必能助我。漢湄微笑曰。妹勿作此勉詞。吾固願竭吾力。但恐無濟耳。言次。挾其簿書。徑往父所。孔思手理耐冬之籐。陡憶聖經數語。乃默誦曰。迷途萬歧。帝實鑒之。介爾康莊。永

矢。勿。疑。誦。畢。仰。視。暮。天。作。蔚。藍。色。慨。然。曰。嗟。乎。吾。人。處。困。全。憑。堅。忍。亨。運。當。能。漸。至。適。安。竊。行。而。前。悄。然。張。臂。抱。之。孔。思。轉。身。撫。其。覆。額。之。髮。分。置。兩。旁。曰。爾。奈。何。不。勉。力。向。學。安。妯。低。聲。曰。昨。晚。謂。姊。勿。應。授。吾。晚。課。乃。吾。戲。言。吾。願。終。日。自。修。預。備。吾。課。俾。晚。間。不。致。累。汝。此。時。欲。聞。琴。乎。吾。當。爲。爾。鼓。之。孔。思。俯。而。吻。之。曰。爾。勿。鼓。琴。吾。未。至。姚。家。授。課。時。不。授。汝。夜。課。也。

第七章

某晨早餐後。強琳夫人與子女同坐一室。置聖經於前。爲之講解。夫人自子女幼時。昕夕皆如是。絕無一日之停。其所言。又適合兒童心理。且爲時不多。能使兒童不生厭倦。當漢湄三歲時。夫人抱置膝上。擇兒童易知之故事。向之演解。凡敬天爲人之要。皆以淺語出之。迨其漸長。則所言漸深。務使古人懿行嘉言。深入兒童之腦。其後對於孔思雅壽通謨嘉利。教之之法。亦與教漢湄時同。大



凡人之一生。基於蒙養。蒙養既正。則放辟邪侈之念。無自而生。縱不能躋於聖賢。猶不失爲鄉黨之善士。蓋外誘之來。烈於流火。少年人胸無成見。尤易爲毒焰所薰。苟陷其中。終身不拔。必孩提時教之有素。然後曉然於邪正之分。自不爲外緣所惑。強氏子女。所以能成材者。母教爲之也。此時漢湄年已二十有三。其愛聆慈訓。仍與兒時無異。未幾夫人講解畢。衆皆起立。通謨問母曰。父病得毋加劇耶。夫人曰。否。昨夜未能睡熟。似稍疲耳。通謨又曰。殆因敗訴之故。憤不能平歟。夫人呼曰。通謨……通謨曰。乞母恕我。吾染學生惡習。口不擇言。今忘身在母前。遂爾犯之。夫人曰。卽不在吾之前。亦不當如斯躁率。通謨笑曰。母言誠是。兒本咎無可逃。但此種惡耗。異乎尋常。雖聖賢亦將暴怒。假使吾家敗訴合乎法理之平。固當別論。茲則違法悖理。強攘吾產。寧能忍乎。吾家旣失此資。真不知若何措手。孔思曰。資財已屬他人。言之何補。當於無所措手之中。力求。

善策夫人曰。吾更爲汝曹言之。當接此訊時。吾憤極。幾爲之暈。此汝曹所知者。彼時吾之心中。正如通謨所云。不知若何措手也。今則失望之心。已歸消滅。覺從前之見地。全非假使定讞後。并吾原有之資。亦爲所奪。固可痛心。今則不然。所失者。惟此所爭之遺產。而於吾家原有之產。無關吾家。固貧然。不因此而益窘。不過所負之債。不能清償。汝輩謀生。無所藉手而已。雅壽曰。噫。母忘之矣。阿父因此不能赴德就醫。此最可恨者。夫人曰。吾意亦然。然亦豈無他法。籌此旅費。此時雖無把握。但使爾曹竭力。後或有機。可圖須知。敗訴固失意之遭。而幸運之來。已在此不幸之中。微露朕兆。通謨曰。何謂夫人微笑曰。吾謂孔思已任。女傅非幸事乎。汝曹同入此憂患之漩。而皆奮然。亟思自拔。此吾之所心慰者。漢湄欣然曰。母勿爲兒曹憂慮。吾輩卽阿母之財產也。吾輩各竭其才。奚患不能奉養言已。漢湄與諸弟皆出。各事其事。雅壽行至密路。遇教寺琴師維廉先。

生手樂譜一卷。匆匆而來。當雅壽充歌生時。嘗從維廉受業。雅壽亦極嗜音樂者。現雖就書記職。暇時仍從之研究。此時謂維廉曰。先生亦知吾家敗訴事乎。後此當力求謀生之策。無暇研究風琴。又曰。吾觀先生之狀。忙碌異常。似無暇立談者。維廉曰。忙甚。假使人人不習風琴。如汝。吾將感激不暇。吾事之忙。匪吾所料。吉普又辭職。後此當自操風琴矣。所謂吉普者。亦維廉之徒。現爲彼之助手。雅壽曰。吉普何故辭職。維廉曰。彼雖以病辭。實則惰耳。彼爲惰夫。之尤。自其叔沒後。遺產爲其所得。遂不欲出而任事。彼本兼抄樂譜。上星期中。已辭抄胥之職。今則并此而亦辭之。吾嘗詢教友山敦。是否願承其乏。彼謝不敏。蓋亦惰夫也。雅壽方欲與語。維廉已匆匆而去。雅壽自念。此事吾可勝任。雖抄寫樂譜。非吾所願。然可得錢。卽亦不恤。且可以暇時爲之。與吾之職務不相妨也。但不知歲俸若干。能否有十鎊。十二鎊。或十五鎊之俸。給思及此。卽擬往晤維廉。乃

以午後一時。自事務所往。穿朋達里。行向修道院廊。蓋捷徑也。比至修道院。琴聲已入其耳。卽推教寺之門而入。見維廉危坐琴台。試一新調。狀頗不豫。任金之父。鑰如亦在其旁。雅壽問維廉曰。先生之狀。似有所憾。何耶。維廉曰。吾恨吉普負恩耳。卽顧鑰如曰。汝可歸飯。不須伴我。維廉俟鑰如行後。謂雅壽曰。吉普之父。一小時前來此。但云吉普將赴蘇格蘭山中。戚串家養病。初未向我作一歉語。雅壽曰。彼忽然舍去。誠不便於先生。吾恐校中生徒。尙未能爲先生之助。維廉曰。助我耶。充若輩之力。雖聖詩之譜。亦不能奏也。吾惟自奏之耳。而吾事又集。每日須奏琴。兩度不便。孰甚。吾當物色一人。爲吾之代。雅壽曰。吾尙不在事務所者。當爲先生任之。維廉曰。吾自聞吉普之父之言。煩懣已極。竟未念及於汝。實則除汝以外。無人能任此者。汝固聰穎。幾盡得吾傳。賢於吉普遠甚。吉普雖受吾訓練。彼則好爲噉嘈之調。煩縟之音。實非正軌。吾願汝替彼之職。

葛羅惠君處事殊不冗。當能許汝兼職也。雅壽之來意在抄胥。今聞此語喜出望外。竟不知所對。維廉曰。爾不以吾言爲然耶。雅壽以誠敬之態答曰。先生之言。吾所深感。敢以吾之來意敬告先生。今晨聞先生言無人抄寫樂譜。而吾則願承此乏。因來乞先生之許耳。茲承先生命吾鼓琴更愜吾願。維廉曰。不知與汝事務所中辦事時刻。是否相妨。雅壽曰。吾可早一時到。所遲一時歸也。但恐葛羅惠先生不吾許耳。維廉曰。吾料葛羅惠君亦必許汝。渠與尊甫甚厚也。又曰。容吾思之。汝果任此者。除鈔錄樂譜另行給值外。當給汝四鎊之月俸。旣而曰。卽年俸五十鎊可耳。至歌隊中人。吾自教之。於汝無與。雅壽聞言喜甚。不覺自語曰。俸何厚耶。維廉曰。定例如是。厚何有焉。汝能來否。可自酌之。惟明日必須報我。雅壽遂出。且行且思。喜極不知所措。信步而至修道院之廊。時適學生散課。遇於廊下。彼似無所見。嗣爲嘈雜之聲所驚。始知此身已在人叢之內。學

生跳躍其旁者不知凡幾。卽謂之曰：諸君樂甚。雅壽爲人和藹，衆皆與之相親。乃環之而語。龔德見雅壽來，卽命年幼之學生先行，龔利亦隨之而去。雅壽乃與諸生立談。貝瓦特謂之曰：爾知吉普因病辭職耶？彼以書來，其父又親言之。維廉先生頗爲憤懣。雅壽曰：吾或可爲彼之代。貝瓦特曰：爾耶？何其巧歟。雅壽曰：此時尙難定奪。維廉先生雖許我，但必得葛羅惠君之許，方能就也。通謨聞言，排衆入，問曰：確耶？雅壽曰：確也。但願葛羅惠君不吾梗耳。貝瓦特曰：汝竟靦然居於吾輩歌生之上耶？雅壽笑曰：吾無此福。維廉先生當親授汝輩。又曰：墨污制服之事，已破露否？貝瓦特曰：未也。校長方竭力偵之，破露亦不遠矣。屠德屢言曰：吾兄羅蘭聞諸校長，謂此或高級生所爲。雅壽聞言，急視龔德。龔德詫曰：是必羅蘭誤聽。吾謂校長萬無疑及高級生之理。時則高級生三人皆與龔德對立。雅壽一凝視，笑曰：君等皆不類犯此者。此語胡爲乎來？龔臘曰：果校

長而有此疑。洵奇聞矣。雅壽曰。斯語眞不足信。脫令諸君無意中有此謬誤。亦必自行陳明。言已復目注其餘諸生。似欲察其有無驚惶之色。龔德曰。天乎。設高級生中之一人無意。或有意爲此。而不自陳明。破露後必遭屏斥。蓋高級生非幼生可比。情無可宥也。有一學生呼曰。吾恐犯此者。必不能升任學長矣。雅壽又向高級生問曰。龔德君畢業後。究何人得此學長。洪海雷曰。必汝弟通謨。雅壽曰。何以知之。洪海雷曰。吾輩三人。學業相等。選擇之法。當依名簿中之名次。而汝弟則列名最先。通謨曰。選任學長。當合學業品行。一一評之。安能以名次爲準。貝瓦特曰。證諸往事。曷嘗以品學爲準。歟。亦私意耳。洪海雷曰。吾聞寺長……一童排衆入。低語曰。汝曹之目。安在寺長來矣。衆視之。則寺長與主教已聯臂而至。諸生向之脫帽。寺長僅微舉其手。主教則一一頷之。迨二人去遠。洪海雷續言曰。吾聞寺長以前。此得學長者。實徇情面。頗爲憤怒。謂後當力戒。

此次果出以大公。通謨必能當選。渠失則吾得。吾果失者。然後及紀臘也。紀臘爭曰。吾何爲在汝之後。洪海雷笑曰。徒以吾名列汝前耳。讀者須知學長云者。卽全校學生之長。三年一選。例得獎學金。以充送入牛津大學之學費。此次定於下屆耶穌復活節行之。龔德則於聖米加勒節畢業。高級生三人中。必有一人得此。通謨紀臘望之甚殷。因家無餘資。非此不能入大學也。通謨果不得者。必爲大學之苦學生。紀臘則決不願就。蓋倨傲成性。凡姚氏子弟皆如是。卽不得獎學金。其母必羅掘多方。使入大學。洪海雷則爲富紳之子。得與不得。均無關也。當雅壽與諸生言時。凱支適至。凱支者。閩人也。年六十許。時患腰痛。步履蹣跚。性又躁急。屢與學生口角。馬克見其來。呼曰。凱支來矣。吾儕何不幸也。衆視之。見凱支跛行。自迴廊入手。執一鞭。咕咕作響。彼喜持此。然實未敢觸人。彼因仇視學生之故。幾欲請於主教。不許學生入修道院之門。而學生固以修道。



院爲遊戲場者。因是愈恨之。彼姓凱支。譯義爲行刑之吏。學生遂以此爲訕笑之資。此時凱支見諸生笑語。卽謂曰。諸君可行此。豈喧笑地耶。諸生亦反唇相稽。詆爲廢物。凱支怒極。龔德僞作莊容。指鞭言曰。諸君視之。凱支君所持者何物耶。其縊囚之繩乎。凱支怒而噓氣。言曰。爾學長也不禁止諸生之狂吠。且從而助之。吾必訴諸寺長。龔德曰。寺長方過此。出門未遠。猶可追及。吾當待罪於茲。凱支憤極。欲狂屢振其鞭。以示怒。然又不敢逼近人叢。貝瓦特謂之曰。凱支君腰痛。若何。吾願君早痊。君之職務頗關重要。肢體不靈。甚爲君累。君須知重要之職。萬不能畀諸肢體不靈之人。吾恐君不得不辭職矣。凱支怒呼。鼓其掌曰。此誠奇辱。誓當報復。卽蹣跚而去。諸生則喧笑送之。旣而諸生皆歸而就飯。雅壽偕通謨出時。謂之曰。汝至家中。勿道吾事。吾未得葛羅惠君之許。不能決也。

第八章

雅壽以下午二時至事務所。擬以兼職事。商之葛羅惠君。懇其允許。不料葛適他往。薄暮猶未歸也。因舉以告羅蘭。羅蘭譏之曰。吾雖能弄琴。殊不願疲神以悅衆耳。汝竟趨之若驚。世固有抱一希望。因慕之太深。而成瘋疾者。吾恐汝不免矣。雅壽曰。吾就此職。爲金錢計耳。羅蘭曰。吾今晨與母抗論。母所言者。頗不合理。彼謂吾無錢。可以度活。吾直告之。謂吾須償辛某之債。且有他項急需。非資不可。靜言思之。不解造物主何以創造金錢。一物累盡天下之人。孰若不創此物之爲。愈雅壽曰。爾願不食而生耶。羅蘭曰。有時亦作此想。吾每返家。冀得美餐而餐。案所陳特惡劣之冷麵。包數片。世之主婦當更無虐於吾母者。吾儕所畜僕侍。又祇知坐食。不知其他。雅壽曰。爾昨日胡爲晏歸。羅蘭曰。吾先往償辛某之負。繼則趨訪漢湄。與之立談。吾謂辛某或已忘吾之債。彼笑曰。果能如

是則最妙矣。雅壽曰：漢湄殆不負辛某之資。羅蘭笑曰：爾試詢之，便能了。了時則任金僂言，謂有郵件須發。二人之言乃止。日暮，雅壽歸，則葛羅惠方與其父坐談。葛問雅壽曰：今日午後，有人至事務所乎？雅壽曰：無。既而曰：吾幾忘之。主教曾來訪君。葛曰：彼作何語？彼告任金，謂將更至耳。雅壽言已，即退。蓋不願在其父前，向葛請求，致葛難却也。顧口雖不言，而迫切之情，則已現於面目。家人見而怪之，問曰：雅壽何故如中狂？熱雅壽笑曰：吾血固熱，但冀一小時後不降至冰點，則吾之獲幸多矣。未幾，葛別去。雅壽送之出，即偕之行。直至朋達里，謂之曰：先生，吾有所懇，其許我乎？葛曰：姑言之。吾在汝家，奈何不語？雅壽不知所答。既而曰：吾恐先生以吾妄冀，非分爲之，不怡。葛曰：汝欲得一日之假乎？曰：否。吾欲……葛見其吶吶不能出口，心頗駭異，則問曰：爾將毋病耶？雅壽嘖嘖曰：否。吾將有求於先生，願先生許我。但吾言似不中理。吾後此赴事務所，擬

早一時至遲一時歸。葛似有難色。問曰：何故？雅壽曰：維廉先生將以琴師畀我。日必一往。惟休沐日則否。吾極願就之。葛曰：吉普安適？雅壽曰：彼已辭職。赴他處養疴矣。又續言曰：吾當詳細奉白。吾家既敗訴。境遇益窘。吾輩兄弟勢不能不合力維持。葛曰：窘至此乎？雅壽曰：然。匪直此也。吾父之病。先生所知。本擬勝訴後。得有資財。就醫於德。茲竟無資。不能成行。吾輩因共同決定。合力以籌此款。孔思已導我先路。彼充璈谷夫人家之女傅。一來復矣。葛君曰：可嘉哉。若姊也。雅壽續言曰：今晨吾方自籌畫。適途遇維廉先生。彼言無人謄寫樂譜。吾素稔此。因於午後往懇之。見之於琴次。彼又以吉普辭職。無人承乏爲憂。簡言之。彼願以此事任吾也。葛曰：爾曾許之耶？雅壽曰：未得。先生首肯。安敢許之？葛曰：吾料此事。或無俸給。雅壽曰：否。彼願給吾年俸五十鎊。葛大呼曰：此巨俸矣。雅壽曰：誠然。葛曰：汝父云何？曰：吾未嘗道及。以未稟命於先生。雖告之。無益也。嗟

乎。吾絕大之希望而今已矣。葛曰：希望何在？雅壽曰：吾頗願爲先生之徒，祇以茲事例無俸給，而吾家又貧，遂不敢更萌此念。葛喟然曰：事已至此，奈何？吾今許汝兼職矣，須知此爲特例，因吾與尊甫有舊，不得不稍予通融。雅壽曰：吾永不忘先生之惠。葛曰：爾必每日晨餐前來此，治事一小時。雅壽曰：諾。然則吾可逕許維廉先生矣。葛曰：吾如却汝之請，汝必以吾爲不近人情。與凱支相等言至此，忽曰：止……雅壽陡爲之震，問曰：何以教我？葛曰：爾其充彼歌生之琴師耶？曰：否。曰：甚佳。爾如爲歌生教授者，幸勿再令若輩發此枯澀之音。如法官來寺時，吾輩所聞者，雅壽不期而笑向之，致謝。急詣維廉所，至則維廉與夫人方進茗。雅壽向之爲禮，呼曰：葛羅惠先生許我矣。維廉曰：然則吾身如釋重負。吾今日下午使一蠢徒撫琴，闕凡三節而錯誤有六。吾當時恨不提其耳，而痛斥之。方吾離座時，主教立於吾側，詰吾曰：撫琴者誰也？吾因以吉普去職告之，並

謂願爾承其乏。彼曰：特不審其是否勝任耳。汝須知主教固精於音樂者。主教又謂彼不在葛羅惠處任事耶。未知葛能允許否也。吾則力言汝能勝任。幸奮發精神。無負吾之保證。雅壽笑謝之。旋告別而出。急欲歸報其家人。正行時見漢湄在前。追及之。漢湄握其手曰：爾胡自來。雅壽曰：適已訂一年俸五十鎊之契約。漢湄曰：爾戲我耶。雅壽曰：確也。漢湄目注其面。詫曰：爾何由得此。雅壽曰：每日僅耗二小時。足以悅吾之心。悅吾之耳。二人且言且行。雅壽折向他徑。漢湄曰：止。爾何往。雅壽曰：此返家最捷之路。漢湄曰：吾初不欲經行此道。雅壽驚問其故。漢湄曰：實告汝。該處有一商店。爲吾所不樂經過者。慮彼或向吾索逋也。爾不憶有施偉夫其人乎。雅壽低語曰：彼人其姓辛乎。漢湄曰：否。非辛某也。誰以辛某之事告爾者。吾負彼無幾也。

第九章

某夕。尤蒂支奉主母命。登樓取衣。漢湄方伏案治簿記。見之大驚。翌日。尤蒂支在庖室抱膝而坐。喃喃自語曰。昨夕登樓。吾未持燭。彼未聞吾足聲。驟見人影。在室。彼素膽怯。安得不驚。所異者。彼年方少。每夕登樓。僞爲就寢。乃秉燭達旦。無夜無明。偷事屬偶然。初無足怪。第如是者。幾一年矣。自……適孔思入庖室。見其狀怪。而問之曰。尤蒂支爾作何幻想耶。尤蒂支仰首曰。孔思姑娘。茲有一事。據吾胸中躊躇莫決。告人乎。抑守秘密乎。以意度之。倘入主母之耳。固渠所不喜。然爲渠計。則又以入告主母爲當。姑娘以爲若何。孔思微笑曰。姑勿告阿母。告我可也。其嘉利惡作劇乎。尤蒂支悻悻作答曰。否。此兒誠佳。昔雖犯過。決不再蹈前轍。孔思曰。然則爲誰。尤蒂支舉目四顧。若懼爲人竊聽者。乃曰。吾謂漢湄君也。彼每夕舉動。實吾有生以來所罕見。孔思聞之。微顫。急詢之曰。彼何爲者。尤蒂支曰。吾之臥室。在庖室上。能窺彼臥室之後窗。每當夜深人靜。萬籟

無聲。全第都入黑暗。中獨渠室洞明。若晝。如是者一載於茲矣。先是某夕。余面部楚痛。神思不安。吾固素有是疾。姑娘所知也。因此輾轉不能成寐。偶矚其室。直至拂曉。燈光猶自燦然。吾初念彼或就寢時忘未滅。燭繼見其影現於窗際。可一二度。始知其徹夜無眠。吾素不得彼之歡。故翌日相見時亦未敢率爾道破。然吾心滋不安。自是常加之意。始知每夕皆然。吾後思得一策。乃截斷其室中之燭。每夕僅留寸許。而潛匿其餘。然彼殊不因此而止。吾再四思維。頗疑彼每夕所燃之燭。得勿入吾庖室私自取之。乃取箱中所儲藏者一一計數。加以暗記。繼知不然。蓋箱中之燭從未少也。某日吾整理雜物。廚見廚後有紙束一中。裹巨燭三。其一已燃。其半。吾自念曰。噫。少主此卽爾儲藏室耶。似此巨物燃之。安有盡時。孔思默然不語。尤蒂支賡續言曰。吾偶語少主。告以夜間所見。固非衛生所宜。脫弗慎。舉室將成灰燼。生命焉託。彼微笑謂彼固當留意衛生。若



火災則無庸慮。及窗前設有水囊。脫遇不測。即可啓窗躍入其中。雖然。以若所言彼之一身。固可免於危險。其如舉室何。言時似帶笑謔。然面色甚莊。已而又曰。吾自是以後。亦未向人道及。孔思曰。自後彼仍燃燭耶。尤蒂支曰。每週除土曜日。曜二夕。餘則每夜皆然。此二夕彼不外出。以九句半或十句鐘入臥室。故其就寢時間。與家人同。孔思頷之。尤蒂支曰。唯土日二曜。渠晨興頗早。故其滅燭時亦早。約十二句鐘。或十二句半。室中卽不見燈光。卽至遲亦不過達一句鐘。但有時晚間以十一句鐘歸者。彼必燃燭徹夜不熄。孔思喟然曰。渠深宵獨坐。果何爲者。尤蒂支曰。不知。或公司事忙耳。然亦不應若是。孔思曰。自阿父抱病後。公司已增一書記。事不忙也。尤蒂支曰。渠每晚必攜簿記入臥室。意者核對賬目乎。否則彼何故鄭重如此。孔思曰。彼攜簿籍入臥室。殆爲鄭重計耳。尤蒂支嗤之以鼻曰。或然。旣而曰。通宵治簿記。稍有知識者。決所不爲。自敗訴後。

二。三。夕。彼。是。否。就。枕。吾。不。可。得。知。第。見。其。滅。燭。時。日。光。已。照。臨。窗。牖。矣。孔。思。沈。吟。良。久。乃。問。曰。尤。蒂。支。爾。非。坐。以。守。燭。者。何。知。之。審。尤。蒂。支。曰。姑。娘。吾。移。臥。榻。置。室。隅。俾。臥。時。能。見。其。窗。每。覺。必。視。之。幾。成。習。慣。吾。之。爲。此。以。慮。或。有。火。警。可。以。先。知。易。爲。力。耳。孔。思。低。語。曰。良。然。言。時。若。有。棖。觸。者。尤。蒂。支。曰。此。事。吾。頗。焦。灼。吾。每。夜。睡。醒。時。見。窗。前。燭。光。輒。自。思。念。將。以。翌。晨。入。告。主。母。迨。至。翌。晨。此。念。復。弛。恐。入。告。之。後。匪。特。主。母。心。戚。漢。涓。亦。必。不。歡。但。渠。不。能。晝。畢。其。事。而。必。以。夜。設。有。不。測。主。人。之。生。命。財。產。將。不。免。於。危。險。姑。娘。其。何。以。處。之。孔。思。曰。尤。蒂。支。此。事。真。難。索。解。容。吾。思。之。此。際。孔。思。頗。涉。遐。想。以。爲。漢。涓。深。宵。治。簿。記。或。者。有。所。彌。縫。以。欺。其。父。耶。抑。簿。記。僅。爲。漢。涓。所。經。理。不。必。其。父。鑒。核。耶。孔。思。不。明。簿。記。之。原。理。故。其。惑。益。甚。吾。今。更。敍。漢。涓。矣。上。章。言。漢。涓。與。雅。壽。偕。行。因。避。債。之。故。不。欲。由。捷。徑。返。家。漢。涓。此。言。並。非。戲。語。第。所。負。尙。微。倘。得。適。當。之。款。便。可。

清償。特一時無從藉手。彼之負債。由於自信過深。以爲目前即可致富。萬無貧乏之虞。至因避債而避地。避人。實漢湄初料所不及。當雅壽偕彼前進時。適法官開庭未畢。塗中熙來攘往。道爲之弗相知者。輒翺之偕行。羅蘭其一也。羅蘭謂彼曰。爾今晚赴閩陶家乎。漢湄笑答曰。否。吾方欲簡出。以節浮費。羅蘭曰。今夜月色頗佳。漢湄曰。月色誠佳。第吾家自敗訴後。若銀窖之脫去。其底不能不力爲撙節。羅蘭曰。赴閩陶家。固無所費。漢湄曰。晚間訪友。徒浪遊耳。吾近於此等事。已泰半謝絕。請勿泥我。羅蘭曰。爾果能屏絕夜游耶。果屏絕者。後此當蟄居枯寂之境。爾焉能耐悶時稍久。將懣極而入瘋人院矣。漢湄笑曰。此佳境也。我固求之。言畢。羅蘭又強令偕行。漢湄固謝弗往。羅蘭激之曰。爾真懦夫也。於是掉首自去。漢湄則仍偕雅壽行。行近教寺。雅壽曰。修道院門。未知曾否下鍵。漢湄曰。院門果閉。吾等當繞道而歸。既見院門尙啓。則相將而入。時已黃昏。

院中爲樹影所籠。彌覺陰晦。二人循西廊進。見一黑影自壁龕中出。中道而立。阻其行。二人大驚。漢湄呼曰。爾其鬼耶。誰之靈歟。黑影大呼曰。爾耶時晏矣。誰使爾來。此言時。似頗失望。漢湄以敏捷之手腕。捉其臂。向微光處。識之。乃爲侯斯德。同時有六影。俱自壁龕中出。則貝瓦特。小葛羅惠。屠德。海理。孫。郝勒。白啓萊也。侯斯德被執。乃懇漢湄曰。漢湄君。請釋我。勿聲。漢湄曰。爾將向誰作此惡劇。侯斯德答曰。吾試問爾。此朋達里之修道院。僅可爾輩出入。不許他人來。此耶。漢湄笑曰。敗爾之興。殊深抱歎。爾究欲向誰作此惡劇者。請速告我。侯斯德曰。告君亦不妨。但勿語人。漢湄曰。設事非甚惡。吾亦不爲他人道。敢以吾名譽爲質。貝瓦特急插言曰。侯斯德少待。彼所謂甚惡與否。究以何者爲準。此種界限頗難明瞭。爾可畧述梗概。勿道其詳。侯斯德乃低語漢湄曰。吾欲與老凱支取笑耳。汝與雅壽宜悄悄。然出。幸勿爲彼所聞。吾輩亦當躡足行。否則敗事矣。言

既侯斯德與羣兒躡足遠廊而出漢湄雅壽則行步如常履聲橐橐而凱支適至聞聲問曰誰在此時已昏黑來此胡爲漢湄高聲答曰凱支院門未閉以前固盡人可以出入者凱支作怨言曰此時惟教士當行人往來例所不許漢湄曰汝欲阻止行人院門卽當早鍵爾曷不於三句鐘扃門耶凱支聞之知爲諷己頗恨恨則抗言曰吾願主教授吾以權屏逐學生於門外吾心乃大快言次漢湄偕雅壽已至門外於是凱支閉門加鍵循原路經修道院而返羣兒藏身暗陬者復前行貝瓦特大呼曰今夕彼幸免矣然尙有明日雅壽問曰爾輩將創彼乎侯斯德曰否吾輩固不欲以一指相加汝不信者吾可設誓雅壽曰然則將如之何侯斯德曰吾等嫉視此人聊示報復不傷害也漢湄君不作戲言乞勿爲通謨告偷告之彼或洩於龔德龔德必來阻事不諧矣漢湄曰此老性情乖僻小挫之亦不爲過此事悉憑爾意吾決不宣洩於人羣兒呶呶曰彼

老畜竇中狗也。當受縊刑。侯斯德復向漢湄兄弟曰。今日下午。龔德開罪於彼。彼乃譖諸生於主教。幸主教不信。二君試思。其人之可惡如何者。匪爾輩來。此時彼已入吾樊中矣。言至此。羣兒皆笑。不可仰聲。振道路。漢湄雅壽亦笑。蓋笑之爲物。最易傳染。二人之隨聲附和。實不期然而然也。雅壽於喧笑中。若有所思。乃離羣兒。趨入叢樹間。漢湄隨之。雅壽謂之曰。漢湄。爾負累幾何。漢湄曰。吾所負之數。已非力所能償。雅壽曰。然則爲數幾何。漢湄曰。頗微。雅壽聞之意稍舒。曰。十鎊耶。漢湄哂曰。十鎊其細。甚。雅壽曰。然則五十鎊耶。漢湄曰。近似矣。吾債主甚多。然每人無逾數鎊者。第合計之。可五十鎊。吾側身債叢。窘迫萬狀。所自歎者。吾父欲赴德就醫。而苦於無費。吾身爲長子。不能有一錢之獻。能不戚戚於心。言至此。默然良久。既而曰。訴訟之累人甚矣。自敗訴之惡耗傳來。吾心紛擾。幾爲之暈。雅壽曰。吾欲爾安適如恆。漢湄曰。前一。二日。吾尙不自知。

所負。究係若干。因有索償者。吾綜計之。始能知其實數。雅壽曰。爾將何以處之。漢湄曰。難言也。吾金已告罄。所困難者。敗訴後。吾家底蘊。盡爲人悉。人之視我。已不復如前。現實無法可施。雅壽曰。終當設法清理。漢湄曰。然。雅壽曰。今將若何。漢湄以諧語答之。曰。爲穿窬之盜耳。雅壽曰。爾曾以債告父乎。漢湄曰。父窘已甚。安能助我。雅壽曰。彼富經驗處事。較有斷制。胡不以告。漢湄曰。吾決不令吾父知之。果令父知。匪特於事無裨。必且增其苦痛。雅壽吾深信爾。故見告也。爾幸勿在父前道及。雅壽曰。諾。吾殊不欲多口。第吾所願者。吾或能稍助汝耳。漢湄曰。此固吾所願者。第爾之言。何鄭重若此。雅壽曰。我固不能如爾之愉快。此何等事。爾竟輕視之。我殊不能解。漢湄曰。爾知我愉快之故乎。吾所愉快者。恃此一片靈光耳。吾欲目視而身倚之也。雅壽曰。此中有靈光否。漢湄曰。亦少許。吾冀其燭吾脫險也。雅壽曰。能示我否。漢湄曰。不能。惟吾能見之。但恐所

見者乃其返照耳。然吾之希望實在此。言時狀頗忻悅。於是二人乃攜手而行。叢樹之前有一隙地。雅壽由叢樹趨至隙地。時漢湄釋其手止於樹陰之下。舉目四顧。家門已在望矣。雅壽曰：爾視何物？漢湄曰：吾已被控。苟有助我者，吾不願受裁判也。雅壽聞之，陡爲之震。但曰：噫！漢湄聲音之中似含隱痛，且寓責備意。漢湄曰：爾勿念吾之惡，吾明告汝。吾爲境所困，實非夢想所及。雅壽嘿然無語。漢湄曰：吾不能節用，言時聲益嚴重。又曰：吾之負債，蓋將以此爲本金營業圖利，不料竟至折閱，非耗於飲博也。果飲博者所負，何僅止此？雅壽曰：今之所負亦已多矣。漢湄曰：雖然，吾負此債，安知非福？吾近雖困難，萬狀然苟能脫離者，安知不可？審慎於將來。雅壽曰：吾但冀汝能脫離耳。漢湄曰：爾可勿懼，吾之將來必能審慎。家中無人，吾儕盍歸，乃相率而返。

第十章



雅壽偕漢涓歸。其父建懋。方臥安樂椅上。雅壽趨前。俯身呼父。含笑言曰。茲有一事。歲俸五十鎊。兒能兼乎。建懋曰。何謂也。雅壽曰。校中生徒。除日曜外。例須早禱。禱時必有鼓琴者。維廉先生以此畀我矣。建懋舉目視之曰。爾事務所中。非無事者。能曠職耶。且任茲事者。吉普也。安能畀汝。雅壽乃詳述顛末。建懋喜曰。吾嘗謂阨運之至。卽幸運先聲。此其兆也。揣兒之意。殆欲助我支持。此家吾心滋慰。雅壽曰。區區之款於家。何補兒之兼。此亦以鼓琴可自怡悅。建懋曰。吾親愛之兒。汝毋飾詞。吾已知汝之隱。雅壽曰。吾頗以……言至此。少止。建懋問焉。雅壽曰。吾頗以淺學爲憂。若音樂則吾學亦久。維廉先生謂吾已得其三昧。勤加練習。或能與之抗衡。建懋沈思有頃。言曰。吾不解世之爲父母者。生不肖之兒。更有何情。可慰蓋人事。萬變不如意。事常居八九。然種種煩惱。都似浮雲。惟子女不賢。卽富貴亦同嚼蠟。吾雖深入否運。幸汝曹兄弟未遺我。以片刻之。

憂安得不拜。彼蒼之賜。雅壽聞之。竊念漢湄債累。果爲老父所聞。正不知若何懊惱。旣而曰。父旣許我兒卽往矣。建懋曰。佳好自爲之。毋怠毋忽。須知事無鉅細。敬則吉。肆則凶也。言已。而漢湄挾簿記入。雅壽遂出而詣母。強琳夫人方在退休室。與兒曹閒話。雅壽作諧語曰。茲有禮拜寺之琴師來見夫人。以爲吉普也。答曰。肅之入。雅壽笑曰。卽兒是也。夫人曰。非吉普耶。雅壽曰。彼已辭職。兒承其乏。夫人詫曰。確耶。雅壽曰。然。葛羅惠君亦表同情。許兒兼任。兒已告父。父甚樂。吾料母亦樂之。夫人喜形於色。通謨僂言曰。今晨吾已知之。但不知俸金幾許。雅壽曰。歲俸五十鎊。鈔錄樂譜之費不與焉。夫人喜曰。有是哉。雅壽曰。確也。時則安。媼環之而躍。且躍且言曰。吾當詣寺助汝整理風琴。通謨曰。閨秀能任此耶。汝旣願之。當令維廉君捕汝去也。安媼赧然曰。不干汝事。卽謂母曰。願母阻彼。勿言。夫人曰。安媼汝之頑劣。頗似男兒。汝不嘗詆雅壽將爲學校司鐘耶。

整理風琴與司鐘何異。安妯曰：卽司鐘亦所願爲。吾果手執鐘索爲樂，何如？夫人怒之。以目復謂雅壽曰：兒有此議，胡弗早言？雅壽曰：今日方有此議。吉普辭職卽在今晨。夫人曰：茲事成功，何若是之速？雅壽乃以顛末告之，并曰：吾觀維廉先生，頗亟亟也。夫人曰：爾兼任兩職，毋乃太忙？雅壽曰：人生在勤，忙亦何恤？惟勞勞終日，則邪侈之念無自而生，不其瘳乎？夫人曰：汝無時間抄樂譜矣。雅壽曰：每夕儘有餘閑，可以從事。吾書更敍漢湄矣。漢湄偕父治簿記畢，挾之登樓，當行過穿堂時，孔思乃隨其後。尤蒂支則坐於厨屋門半啓，伸首望之。低語孔思曰：彼登樓矣。漢湄回首見孔思在後，謂曰：乞告阿母，吾不晚餐。汝其往課安妯乎？孔思未及答，而彼已登樓。尤蒂支又低語曰：吾料彼今夕弗眠，仍如昨夜。少年人安能弗睡？長此弗改，必戕其生。且徹夜張燈，或竟不戒於火，不獨彼成灰燼，尤恐累及全家。孔思曰：吾將勸之。尤蒂支曰：彼因何故而如此？豈有不

得已之故耶。孔思默不置答。旋即躡足登樓。輕扣漢湄室門。門鍵弗得入。漢湄聞聲問焉。孔思曰。許我作一分鐘之談話否。漢湄隔門應之。孔思佇立以待。似聞室中案屨啓閉聲。無何門啓。孔思入。見案頭攤一簿記。筆墨在旁。餘無他物。案屨已鍵。匙猶在鎖孔也。孔思陡憶尤蒂支所言。謂彼之不眠。唯簿記故。至可信也。然何必若是亟亟。夜以繼日。漢湄問曰。何事來此。孔思曰。兄果任吾言乎。漢湄曰。吾事至冗。果無瑣絮之言。請卽直告。言次。卽取鎖孔之匙。置入囊中。孔思曰。吾有一言。願汝勿疑。吾非干涉。然頗以爲憂。汝近來眠何遲耶。漢湄色陡變。然仍含笑言曰。何以知我夜坐。是否尤蒂支告汝乎。孔思曰。渠因此頗杌隉不安。今夕告我。謂屋恐被焚。且不利於汝。渠所慮者。亦未爲無見。渠極愛汝。汝寧不自衛其生。漢湄曰。吾自知珍重。不至有他。又笑曰。尤蒂支可注水於桶。備之。何必過慮。孔思曰。汝胡爲不睡。豈日間無暇耶。漢湄曰。晝實無暇。卽夜坐亦

與身體無關。每週平均僅五夜耳。每夜亦止三小時。吾體不羸。決無他慮。孔思曰。恐不止此。漢湄曰。確也。亦有不及三小時者。蓋夜短之時。則以早起代之。汝於此事。何鄭重。乃爾。孔思曰。汝勿嘲我。我偷告父。父必阻汝。漢湄曰。汝果如此。惡作劇矣。言次。面色亦莊。又曰。如有阻我者。必另覓他處。庶可自由。孔思曰。汝胡作此語耶。漢湄曰。汝逼我耳。孔思曰。吾安忍聽汝自躪其身。漢湄又作諧語曰。汝若以火災爲慮。吾可置梯於窗。更僱二人守夜。汝可釋念矣。孔思曰。何以日間不能畢事。漢湄曰。凡執事於事務所者。皆惰夫也。自昕至夕。均閑話消遣。倦則假寐。孔思曰。然則我無言矣。言已。聞雅壽登樓。漢湄聞聲。迎於門外。雅壽不知孔思在室。低語曰。尤蒂支謂有一少年謁汝。恐卽逮汝者。何以處此。漢湄曰。尤蒂支謂我在家耶。雅壽曰。然。導入書齋矣。汝未聞其喚汝名乎。漢湄沉吟半晌。自語曰。我將見之。否則將爲阿母所知。果來逮我者。明晨亦不免。雅壽曰。

容吾先下樓一探可乎。漢湄曰：無益也。吾將惟力是視，寧能自居懦弱耶？雅壽曰：慮彼或不容情。容吾先與渠晤，後再招汝。言已，卽去。漢湄仍立室內，伸首外矚心緒，紛然已忘却。孔思在室，旣而雅壽又登，謂之曰：此虛驚也。來者馬丁耳。漢湄曰：馬丁耶？蓋馬丁爲漢湄之密友。海斯東報館副主筆也。漢湄又曰：尤蒂支何不先行問明，乃下樓。面色如常。雅壽見孔思在室，知己竊聽。孔思曰：噫！事至此，耶漢湄竟債臺高築。耶雅壽曰：嘻！汝何由在此？孔思曰：渠有仇家否？雅壽曰：或有其人，吾不能悉。孔思歛歔曰：逮捕卽入獄乎？果被逮者，事務所將無人主持。父亦不保其位。雅壽曰：汝勿憂，憂亦無益。孔思嘆曰：此何等事耶？雅壽曰：或有法可以避之。孔思流淚曰：恐不能耳。

第十一章

一星期後，雅壽在寺鼓琴，因致早禱，曰：敬謝上帝，澤及萬類，永久不替。兒童聞

之。皆傾心此語。雅壽心尤感動。竊念漢湄。竟未被逮。非上帝慈悲。曷克致此。禱畢出校。行至廻廊。適聞人凱支。從修道院南門。迎面來。主教與葛博士二人。向牧師堂而去。而歌隊中人。亦來自雅壽之後。雅壽握侯斯德。笑謂之曰。曾對付凱支。如汝所言乎。侯斯德低聲曰。勿聲。尙未慮此。蠢物。或已留意。但時期已定。不日當舉行矣。言已。點首作態。匆匆而去。躍登教室之階。雅壽亦赴事務所。是日雅壽返舍。午飯時。見通謨。忽盛怒。擲刀於案。突曰。此奇恥也。建懋曰。何耶。通謨曰。兒與洪海雷。均失學長之資格。而姚紀臘將得之。全校皆憤。幾爲之狂。建懋泰然曰。吾不信也。且卽使此言而信。怒亦奚爲。須知性急之人。寧能任事。通謨曰。兒亦自知性急。然生性如是。不能自禁。建懋曰。吾兒人生缺憾。皆與生俱來。宜自抑制。不宜放縱。通謨曰。假使校長舍兒。與洪而任姚爲學長。父亦當引爲奇恥。建懋曰。兒言此果何所據。通謨曰。此事情節迂曲。校中流言如此。果成

事實。姚肉不足食矣。強琳夫人僂言曰。流言如此耶。通謨佯笑曰。我與流言無關。璈谷夫人與貝如博士爲至友。據我所聞。殆彼二人強校長出此。建懋曰。勿作僇語。通謨卽易其詞曰。然則論校長可也。彼已允姚爲學長矣。安媿曰。貝如博士又他出矣。吾今日曾見其驅車過此。尤蒂支云。博士殆赴其所轄之教堂。蓋寺役告彼者。通謨大呼曰。安媿。汝喜干人事。當有所聞。亦知前星期校長與璈谷夫人同赴貝如博士家之會乎。校長卽於是時許姚也。建懋曰。何以知之。通謨曰。學生輩咸云如此。今則傳遍校中。建懋曰。汝言胡無條理。吾詢汝學生輩。何由知此耳。通謨曰。凱支也。凱支於今晨十時課前。與諸生語。大起衝突。洪海雷本高級生之一。凱支頗藐之。謂彼決不能爲學長。通謨亦然。學長一職。已任姚矣。學生聞而大笑。故激凱支之怒。凱支乃傾倒而出。且謂璈谷夫人。昨在葛羅惠事務所。當任金前。以此自誇。建懋曰。此事殊曲折。傳言亦各異。雅壽汝



有所聞乎。雅壽曰：未之前聞。昨日午後赴校，聞璫谷夫人曾至事務所，他無所知。通謨曰：洪海雷今日午後訪任金，詢此事，因其曾告凱支也。事果確者，吾恐校生必有舉動。漢湄笑曰：校生將若何舉動乎？豈欲寺長出而監督校長耶？抑與璫谷夫人交涉耶？通謨點首曰：我亦不知有何等舉動。然學生之不願順受，可以斷言。時至今日，寧可偏袒壓制行之耶？嘉利僂言曰：校生果順受者，滋乖於理。若此事，但論情面，不論品學，則獎學之義，爲何？通謨曰：汝毋喋喋。汝爲初級生，與此何涉？讀者須知此事。裴約翰是否許可，不得而知。但璫谷夫人親在事務所，向任金自誇，竟欲使彼爲其子道賀。任金遂據以爲實。至葛羅惠對於此言，是否見信，尙未有若何表示。以璫谷夫人生平發言，多不確也。是夕，任金自事務所歸時，取道修道院，過閨人之室，見其父鑰如，正與凱支談話。鑰如忽呼曰：來者非約瑟之即任金名耶？約瑟遂入，與凱支爲禮，坐未定，適諸生喧騰，踢球。

而。來。球。激。入。室。凱。支。還。球。時。頗。以。惡。語。相。侵。諸。生。亦。如。言。報。之。通。謨。語。尤。虐。已。而。鳥。獸。散。凱。支。曰。此。生。頗。非。禮。乃。欲。爲。學。長。耶。任。金。脫。口。而。出。曰。渠。決。不。能。當。選。姚。紀。臘。將。任。學。長。矣。其。父。問。曰。何。以。知。之。約。瑟。乃。具。舉。以。告。然。不。能。平。凱。支。之。氣。蓋。渠。之。不。滿。意。於。姚。猶。通。謨。也。翌。晨。凱。支。與。學。生。相。遇。於。院。中。忽。起。爭。論。思。有。以。挫。之。卽。以。此。事。面。語。洪。海。雷。言。時。凱。支。頗。自。得。諸。生。聞。而。大。疑。乃。故。激。之。使。盡。言。於。是。凱。支。乃。以。聞。諸。任。金。者。詳。述。之。此。消。息。傳。布。至。速。全。校。嘩。然。故。通。謨。飯。時。有。此。怒。也。洪。海。雷。聞。此。消。息。後。乃。往。詢。任。金。任。金。至。以。爲。歉。則。往。晤。凱。支。責。其。多。言。其。時。凱。支。方。晚。餐。案。列。麵。包。酪。油。啤。酒。各。一。器。向。例。渠。除。夏。日。外。必。於。晚。餐。之。前。將。門。加。鍵。每。晚。八。句。鐘。卽。進。膳。比。至。夏。日。輒。以。日。長。爲。恨。往。往。餐。後。始。鍵。其。門。斯。時。且。飲。且。發。牢。騷。自。語。曰。酪。餅。之。劣。直。同。牛。革。雖。八。便。士。一。磅。秤。復。不。足。吾。不。解。國。家。胡。不。律。以。定。價。已。而。呻。吟。久。之。恚。曰。麵。包。之。粗。與。

牛革等此必一星期前所製者言至此忽聞剝啄聲卽問曰踢門者誰耶實則來者僅微叩而已門啓約瑟側身入霽色謂凱支曰爾何多言耶凱支咆哮曰汝言何意此種態度胡可施之於我約瑟掩門曰吾昨日語汝璈谷夫人之子將爲學長汝奈何舉以告人凱支作色曰豈汝所云者非耶約瑟曰吾言非妄但不料汝以此語人凱支問曰汝若祕此事胡爲出之於口約瑟曰此事固無所用其祕密否則璈谷夫人亦不告我特汝不應傳播且又傳入葛羅惠先生之耳凱支君如汝爲葛羅君者願耶否耶凱支曰汝究何意任金曰吾以爲汝與吾父素能慎言必不洩漏故相告耳凱支曰旣如是云云則汝之告我寧能不尸其咎任金曰洪海雷晤我詢求此事之實在後以此事告葛羅惠君幸未道及吾名祇言傳聞如是耳現聞渠決計訴諸寺長矣凱支曰在理寺長果能行使職權當將校生全體科罰任金曰葛羅惠君未嘗言及但謂易地而處當作

何。想。細。味。其。言。蓋。欲。窮。究。也。凱。支。曰。汝。知。其。欲。窮。究。乎。任。金。曰。吾。初。不。知。以。吾。所。處。之。地。位。惟。知。敬。人。慎。言。而。已。後。有。所。聞。決。不。告。汝。凱。支。曰。嗣。後。汝。箝。口。結。舌。可。也。於。是。從。容。進。膳。二。人。續。談。久。之。不。覺。時。已。昏。黑。凱。支。爲。人。性。情。雖。躁。然。亦。好。客。已。而。任。金。興。辭。凱。支。復。以。不。近。人。情。之。態。謂。之。曰。隨。我。行。任。金。曰。閨。中。人。待。吾。晚。膳。或。焦。急。不。可。名。狀。矣。雖。然。偕。行。亦。可。凱。支。乃。取。壁。上。之。匙。匙。有。二。繫。以。繩。懸。門。後。卽。修。道。院。兩。門。之。匙。也。凱。支。取。之。偕。任。金。出。虛。掩。其。門。由。西。院。門。入。時。廊。廡。已。昏。黑。莫。辨。又。經。院。廊。至。南。院。門。凱。支。咨。嗟。不。已。鍵。門。而。返。當。其。返。至。廊。廡。最。暗。處。任。金。忽。見。有。光。發。於。坎。園。爲。之。一。驚。凱。支。大。呼。曰。汝。見。鬼。火。乎。任。金。遲。遲。答。曰。似。星。火。也。其。螢。乎。於。是。扶。窗。聳。身。而。望。凱。支。仍。蹣。跚。而。前。兩。匙。丁。當。作。聲。凱。支。呼。曰。汝。欲。留。此。竟。夜。乎。此。時。所。攜。之。匙。忽。脫。手。落。地。凱。支。怒。曰。任。金。汝。何。爲。者。任。金。下。窗。而。問。曰。汝。與。吾。言。乎。凱。支。大。驚。彼。蓋。以。爲。匙。之。墜。

落任金自後奪之也。今乃知其不然。顧心雖知之而仍歸咎於彼。怒曰：汝乃戲我老人耶？任金曰：未也。我見螢火閃爍，卽在此諦視，何嘗戲汝？凱支怒呼曰：胡爲奪匙擲之於地，速爲我拾之。任金曰：爲汝拾匙亦無不可，但汝須知距吾甚遠，匙之脫落初非我過言已。乃爲之拾起。凱支曰：吾心滋不自寧，吾匙何由而墮，似有奪之者。於是握匙而行，且行且怨。任金不已，迨至西院門，凱支以匙投鎖而門已鍵，不覺呼曰：此何故耶？任金問曰：何事？凱支曰：汝不見門已鍵乎？任金曰：汝可啓之。凱支如言啓門，乃匙雖投而門弗能啓，易匙投之亦然。始悟所攜之匙已非原物。於是凱支任金均被鍵於院中。凱支汗流浹背，任金曰：匙胡由誤？凱支呼曰：非此匙也。汝以吾不識匙乎？任金默念匙必無誤，卽曰：明明從汝手落地而我拾之，胡由誤耶？院中決無鬼魅，能易匙者。凱支呼曰：汝其以手捫之，匙已鏽斥而不用者久矣。此非我之匙，必汝戲我。翌日當訴諸寺長。於是

力。撼。任。金。之。身。任。金。欲。釋。其。疑。卽。曰。吾。豈。不。欲。歸。飯。乎。吾。不。嘗。言。吾。妻。待。久。乎。盍。授。吾。以。匙。任。吾。試。之。顧。仍。弗。能。啓。乃。復。往。墮。匙。處。覓。之。終。不。可。得。

第十二章

是晚主教與寺長晤談。良久始別。寺長之僕伏翰。執燈導而降樓。主教問伏翰曰。修道院之門閉未。蓋主教若循修道院返邸。路捷三之二也。伏翰曰。容往視之。於是二人自寺長院之園。赴修道院。主教爲人和藹。其遇僕侍。亦休休有容。而其體段之敏活。則與少年時無異。旣而行抵修道院外。伏翰曰。門尙未閉。猶聞修道院門者之聲。主教曰。天已昏黑。今日凱支閉門宴矣。又詫曰。何來喧。伏翰曰。尙需小人執燈爲導否。主教曰。無需。一分鐘內。吾行及凱支處矣。伏翰乃與主教道晚安而去。主教卽循西院入。遇凱支。問曰。汝方閉院門乎。凱支見主教。至怒容頓斂。卽偕任金。在黑暗中。向之鞠躬。主教曰。汝聲何怒。果何

事耶。凱支曰。茲事至怪。吾等已被鍵於此。主教曰。汝言何意。孰與汝俱。任金柔聲答曰。主教。吾也。吾即葛羅惠事務所中之任金。吾偕凱支來。閉門。何意被鍵於此。主教詳詢其故。二人拉雜答之良久。主教始晤其旨。然終不信。卽曰。此必汝墜匙於地。誤拾他匙耳。否則汝來此時。卽誤攜矣。凱支正色曰。主教。吾自信未攜他匙。吾亦無他匙可攜。此二匙者。恒同懸壁上也。主教曰。或有人預易之耳。凱支幾失聲而哭。答曰。吾敢斷言。吾所攜來者。決無誤。吾辨吾匙。猶辨吾指也。且吾方以此匙鍵南院門。果誤者。不能鍵矣。主教曰。然則汝必誤拾他匙。原匙仍遺於地。任金僂言曰。吾意或然。然已覓而未得。凱支怒不可忍。幾欲發狂跳而言曰。吾等必被鍵終夜。卽吾可敬之。主教亦然。吾與任金不足惜。奈何以主教之尊而蒙此辱。主教聞之。笑幾失聲。曰。惟有覓路出耳。吾等可返寺長院也。言已卽疾行。二人隨之。迨行抵寺長花園之門。則亦鍵矣。主教曰。嘻。妙哉。乃

以手撼門。更與任金。凱支同聲。而呼。卒無應者。蓋寺長院中隔一園。聲不能達也。讀者須知茲事可詫。誠有如凱支所言者。主教在全國聖公會。位置第五班。亦崇矣。今乃與書記闖人同鍵於此。誠奇聞哉。既而主教趨南院門。向凱支索匙。親試之。門弗啓。更趨西院門。試以匙。弗啓。如故。乃躑躅院中。冀所失之匙。或觸其足。然弗得也。是時凱支喃喃自語。皆忿極之談。任金則默不作聲。主教處此窘境。自揣曰。吾真不知所以處之。既而問曰。由此赴校之門。亦加鍵乎。凱支呻吟答曰。固也。主教曰。吾等即能入校。亦不能出。任金曰。果能入者。即可鳴鐘。吾料執事人聞之。必自家來此。啓門而視。於是三人同趨校門。奈門鍵不得入。由修道院入教室。尚有他門。更往視之。亦弗啓。此門啓閉。學長司之。散課即鍵。無足怪者。繼乃念及貝如住宅。有門可通。又往焉。貝如已赴教區室中。無人扉。亦緊閉。不得已。同赴牧師堂。門雖閉。設法啓之入焉。內爲一圓室。四周皆書架。



中一巨案。環以椅。主教暗中摸得一椅。卽暫坐。任金本兼任寺長與牧師會庶務員之錄事室中。佈置頗了了。乃向平日置燐燧處。摸索燐寸。顧不可得。卽曰。修道院角有小門。通教寺之殿。或未鍵也。凱支曰。假令此門弗閉。若曹疏。忽甚矣。任金謂主教曰。此爲平日人迹罕經者。果尙啓也。吾輩可入殿鳴鐘矣。凱支喃喃曰。若輩執事人對於吾輩。氣燄甚熾。實則若輩性質不獨疎忽。且有他種惡德。糅合而成。主教如弗聞者。徐自椅起。摸索而出。二人從其後。循修道院之廊而行。凱支懟曰。設非任金。呆視墓地之光。吾不廻身。促彼前行。匙何由失。主教急問曰。墓地中有何光耶。凱支曰。彼則以爲鬼火。此實無稽之語。主教須知。愚人半天下。任金其尤也。任金曰。主教。吾未嘗以爲鬼火。但疑爲螢耳。主教曰。此語較有理。言次。行已及門。門在暗陬。旣低且仄。幸尙未閉。主教欣然曰。吾等可入矣。凱支曰。主教。卽此可知。執事人之謬。主教微笑曰。幸彼疏忽。吾輩方能。

入。此。當。暫。宥。之。主。教。且。言。且。行。又。曰。凱。支。愼。之。柱。在。此。凱。支。曰。謝。主。教。吾。行。時。以。手。摸。索。而。前。衛。吾。首。也。實。則。主。教。與。任。金。亦。皆。如。是。既。乃。行。抵。懸。鐘。之。所。卽。相。率。鳴。鐘。是。時。教。堂。執。事。人。方。在。家。晚。膳。聞。鐘。聲。大。詫。語。家。人。曰。教。寺。之。鐘。胡。爲。忽。鳴。其。主。教。集。衆。禮。拜。耶。然。非。其。時。也。家。人。皆。瞠。目。不。能。答。更。細。聽。之。其。聲。凌。亂。而。無。序。似。非。平。日。司。鐘。者。之。所。鳴。執。事。人。愕。而。呼。曰。其。魔。鬼。所。爲。歟。鐘。何。以。此。時。鳴。耶。旁。有。一。童。則。其。子。也。謂。父。曰。意。者。有。人。鍵。於。其。中。乎。執。事。人。怒。以。手。攔。之。其。婦。曰。攔。之。何。爲。鐘。鳴。未。已。兒。言。或。非。妄。吾。料。是。必。工。人。之。一。晝。寢。其。中。此。時。方。醒。而。門。已。閉。因。鳴。鐘。乞。救。耳。勿。論。鐘。何。由。鳴。在。勢。汝。當。往。視。執。事。人。乃。取。教。寺。門。鑰。迅。奔。而。往。行。經。修。道。院。前。默。忖。曰。倘。鍵。其。中。者。爲。凱。支。吾。決。不。肯。啓。門。出。之。迨。抵。教。寺。門。首。見。衆。人。環。立。如。堵。學。生。亦。齎。集。皆。聞。鐘。來。者。執。事。人。排。衆。啓。門。且。謂。鳴。鐘。者。必。晝。寢。之。工。人。嘗。之。不。已。衆。和。之。不。料。門。一。啓。徐。步。

而。出。者。則。海。斯。東。之。主。教。也。衆。皆。噤。不。敢。聲。執。事。人。及。校。生。皆。脫。帽。示。敬。主。教。以。和。藹。之。聲。謂。衆。曰。謝。諸。君。援。我。執。事。人。駭。甚。期。期。言。曰。主。教。緣。何。被。鍵。於。內。主。教。曰。吾。亦。不。自。知。其。故。言。次。凱。支。蹣。跚。而。出。不。顧。主。教。在。前。卽。逢。人。絮。語。頗。有。譏。之。者。校。生。尤。甚。迨。主。教。廻。身。時。校。生。則。向。凱。支。作。諸。醜。態。以。戲。之。貝。瓦。特。謂。之。曰。匙。一。落。地。卽。變。爲。他。匙。眞。譎。言。矣。凱。支。憤。極。示。以。鏤。匙。並。曰。吾。匙。本。懸。於。室。中。壁。上。之。釘。諸。君。不。信。盍。往。視。之。釘。固。在。壁。也。言。已。卽。奮。其。跛。足。之。力。彳。于。而。前。招。衆。同。詣。其。室。主。教。隨。之。校。生。擁。其。後。凱。支。指。壁。呼。曰。此。懸。匙。之。釘。也。……語。至。此。頓。止。睜。目。作。驚。色。蓋。二。匙。仍。安。然。懸。於。釘。上。凱。支。揉。目。視。之。至。再。主。教。莞。爾。曰。凱。支。吾。固。謂。汝。誤。攜。他。匙。而。汝。不。承。凱。支。大。憤。謂。攜。往。之。匙。實。無。有。誤。任。金。可。證。此。必。惡。作。劇。者。竊。其。鑰。俟。彼。未。出。教。寺。時。潛。懸。於。壁。且。謂。必。係。學。生。所。爲。主。教。廻。顧。學。生。之。面。皆。作。莊。容。無。驚。慌。之。色。乃。微。笑。不。言。未。幾。卽。行。

行時。謂凱支曰。他日。幸慎。汝匙。吾行矣。主教。行至。教寺門。首見門。尙微啓。執事人。立於其旁。卽問曰。邵勃。汝待誰耶。邵勃曰。吾待任金。凱支謂彼同鍵於內。主教曰。誠然。彼尙未出乎。邵勃曰。尙未。吾曾喚之。彼弗應。亦弗出。主教曰。彼往琴台。覓燭。及燐燧。汝能往覓最佳。彼或不知。門已啓也。言已。卽返邸。邵勃乃命一年老之教友。爲之守門。此教友亦聞鐘來觀者。邵勃卽暗中摸索。至歌堂廊下。屢呼。任金。弗應。惟有迴聲。發於寂靜之堂。邵勃卽倚柱。向暗陬。注視。顧無所見。詫曰。怪哉。豈彼化爲鬼物。墮入叢塚中乎。旣乃自念。黑暗如此。非攜燈。覓之。不可。卽返。至修道院之門房。乞燈於凱支。凱支平日甚吝。卽一燈之微。亦不肯假人者。茲以關注任金之故。許焉。其時觀者猶未散。邵勃卽就其中。邀教友二三人。攜燈同入。且行且語曰。彼其在琴台。睡熟乎。旣而行近琴台。瞥見任金臥琴台下。趨視之。則已血盈於額。弗省人事。乃遣人舁之歸。吾更敍校生矣。主教行

後。校。生。羣。向。凱。支。笑。謔。凱。支。幾。欲。發。狂。校。長。忽。至。衆。乃。紛。散。覓。地。以。避。幸。院。中。有。榆。樹。多。株。衆。急。隱。身。樹。後。貝。瓦。特。背。倚。一。樹。竊。笑。幾。不。可。忍。他。生。力。止。之。貝。曰。不。須。汝。曹。阻。我。吾。自。能。忍。笑。否。則。吾。在。修。道。院。從。凱。支。手。中。奪。鑰。時。已。不。能。忍。矣。汝。曹。須。知。吾。計。絕。妙。吾。謂。吾。輩。當。以。一。人。襪。而。履。地。待。彼。之。來。汝。曹。用。吾。之。計。故。能。成。功。設。五。人。同。往。則。步。武。之。聲。爲。彼。所。聞。匙。不。能。奪。矣。屠。德。曰。吾。見。寺。門。啓。時。自。內。出。者。爲。主。教。而。非。凱。支。吾。驚。訝。之。極。笑。幾。失。聲。馬。克。曰。吾。輩。何。嘗。不。然。但。不。知。此。事。果。有。後。累。乎。屠。德。曰。幸。鍵。其。中。者。非。寺。長。而。爲。主。教。主。教。長。者。也。不。似。寺。長。之。苛。又。一。人。問。曰。凱。支。謂。任。金。曾。見。一。螢。何。耶。貝。瓦。特。卽。戲。撲。其。人。之。腰。答。曰。此。事。妙。極。當。若。輩。向。南。院。門。時。吾。在。囊。中。出。一。火。柴。戲。之。不。期。而。燃。吾。卽。投。之。墓。地。而。精。神。衰。弱。之。任。金。遂。誤。爲。螢。火。言。至。此。校。生。中。忽。有。人。低。語。曰。默。校。長。來。矣。

## 第十三章

葛羅惠在事務所待任金不至頗焦急。所中辦事時刻每晨自九時二刻始。任金平日恆以九時一刻至。是日葛頗望彼早蒞而任竟不至。葛闔時鐘已指九時半矣。則自語曰。渠固知今日有事。胡遲遲耶。言次忽聞剝啄聲。門啓。一中年婦人入。面目黧黑。蓋任金之婦也。既入向葛道晨安。卽曰。異哉。葛不解其故。叩之曰。任金焉往。婦曰。渠方粘膏藥於首。偃臥在牀。彼尙欲力疾來。此吾固尼之。渠果再欲行者。吾當鍵之於室。葛曰。渠顛胡創。婦曰。汝尙不知耶。讀者須知任金之婦。出言向無倫次。初不審此言爲失禮也。已而又曰。彼昨與凱支及主教被人鍵於修道院。汝尙不知耶。葛瞠目不知所對。蓋葛昨夕赴友人所。去教寺甚遠。故於此事竟絕無所聞。則詫而問曰。汝何言歟。婦乃以凱支失匙事告之。言時。雅壽羅蘭先後入。葛曰。主教胡不幸至是。婦曰。主教誠不幸。然猶不若吾

任金之甚。吾不解。彼胡不早歸就食而偕凱支赴修道院也。葛曰：任金胡由受創。婦曰：彼爲天下之至愚。彼往教寺鳴鐘後。卽登琴台覓燐燧。彼果稍有所知。斷不覓此。蓋惟冬日晝短。午後祈禱必燃燭。方能畢事。琴師乃以燐燧置於琴側。備燃燭之用。此時長日如年。不待薄暮祈禱已畢。何必備燐燧耶。葛以任婦絮絮答非所問。乃曰：渠顧奚若。婦曰：彼自琴台下時。失足躓階下。故創。葛曰：劇乎。婦支吾曰：脫非主教。渠胡由出。幸主教遣邵勃覓之。邵云：非主教之命。決不願往。門且立閉。渠又被鍵於內矣。方邵勃見渠時。渠臥階下。氣息僅屬。葛曰：任金夫人。吾叩汝渠創甚耶。婦曰：謝君見問。創甚。爾時昏暈。知覺全失。昇歸始蘇。頃延侯醫療治。似已少瘥。葛曰：渠今日能治事否。婦曰：醫云當令靜臥。戒勞動。否則將成腦炎症。不可爲矣。葛曰：誠然。婦曰：吾願家中有病畜而不願有病。人吾言確也。彼今晨睡醒後。卽欲力疾來此。謂此中事務繁。必須一行。吾止之曰：

設汝。昨夕。竟登鬼籙。尙能往乎。渠猶固執不聽。謂吾曰。果死者。自當別論。吾曰。汝今已負重。創去死。不能以寸。葛曰。爲我告渠。此間事。可不需彼。令彼靜養數日。痊可後再來。婦曰。吾當告彼。且慰彼。吾歸矣。吾婢胡能。任店務。顧客將去。而之。他言已。卽告退。復向雅壽羅蘭辭別。匆匆而行。葛忽呼之曰。任金夫人少待。吾初不解匙。旣墮地。胡忽易以他匙。婦曰。此事甚怪。無人能明。卽主教亦莫知其故。言已。卽去。葛就婦言。反復思之。終不可解。乃謂雅壽曰。凱支設未誤取他匙。此事殊乖情理。羅蘭曰。果使誤取他鑰。渠又何能扃南院門耶。吾料此事必係學生所爲。今晨。吾曾以言探紀臘。紀臘竟未我答。但彼爲高級生。或未與聞耳。脫勿信者。請以五先令爲孤注。又曰。汝昨宵曾聞鐘鳴耶。葛曰。彷彿聞之。雅壽曰。吾聞鐘聲。卽至寺前。見主教自門而出。吾幾疑爲目眩。羅蘭曰。咄咄怪事。惜吾未能目睹。因彼時喀脫方與余吸煙於室。未往也。於是葛又顧雅壽曰。此



事爾以爲何如。雅壽在數日前。與漢湄同經修道院時。見學生多人。藏匿院內。已有所聞。然不願揭人之隱。因含糊答之。葛曰。汝思此事。果出於學生乎。雅壽曰。未敢斷言。然吾度龔德。必不與聞。今晨遇彼。吾曾以此詢之。彼云何人所爲。彼殊不知。葛曰。汝歸時。可往視任金。告以患腦病者。宜靜養。毋悒悒。雅壽曰。唯是日事務所中。惟雅壽羅蘭二人。事至忙碌。羅蘭頗不耐。午前雅壽赴校。奏琴回所。羅蘭悻悻作色曰。吾實語汝。汝胡能於事忙時。兼管他職。汝雖得葛羅惠君之許。然葛實大謬。試觀汝案頭文件。不幾堆積如山耶。雅壽曰。吾當迅速。從事以補足。假出時。聞葛君胡往者。羅蘭曰。渠赴銀行。吾今日已酬應六客矣。未幾。葛歸。伏案作書。羅蘭亦將緊要文件。料理粗就。返舍午膳。雅壽則仍留所不去。以二便士。授閹人之女。爲市麵包。且啖。而且書。雅壽爲人宅心忠厚。自甘操勞。以報葛羅惠。允彼兼職之厚意。已而羅蘭返。謂雅壽曰。汝胡不歸家午餐。雅

壽曰。吾已膳矣。羅蘭問曰。汝所餐者何物。豈葛羅惠君遣人市薰鴨與青豆餉汝耶。吾今日午膳所食者。卽此二物。旋又曰。汝所繕之田契。已就否。雅壽曰。蕘事矣。靜坐治事。滋易奏功。羅蘭曰。葛君他適乎。雅壽以手指室。謂方在內治事也。羅蘭檢視案頭積件。曰。各事都竟矣。此租契明日始需用。而今已繕成。誰謂吾儕治事不力。雅壽爲之蹶然。蓋未竟之事。頗不如前此之凌雜無序矣。少頃葛自室出。手書扎一通。卽遍覽所抄各簿冊。聞教寺之鐘大鳴。蓋已屆二時三刻。召集行禮之時。葛視時計曰。二時三刻乎。吾之時計。遲一分鐘矣。尙須……語至此。陡止。卽檢閱火車時刻單。羅蘭忽問曰。君將安適。葛曰。此事與汝無關。汝可速繕田契。寧能以語言代書。繕耶。羅蘭曰。田契事初不必亟亟。言已。葛羅惠乃就任金案上。抄錄文件。納入信封。願謂雅壽曰。有二十鎊之紙幣。在吾案上。又有繕就之訊一通。乞爲吾取來。雅壽如言取至。葛摺紙幣。納入訊中封之。

此時忽聞戶外喧嘩之聲大作。葛推窗矚之。雅壽羅蘭亦聞聲往觀。見一頎長之女。郎衣色純白。簪紅華類。赴宴會者。且行且笑。手抱一人而趨市人鼓譟從其後。葛曰。此瘋女也。胡無人約束爲所抱者。誰耶。似欲脫身而不得者。雅壽粲然謂之曰。所抱者乃一教徒。厥名哈白。渠方由問道赴教寺。不幸遇此瘋女。時哈之假髻爲瘋女所脫。哈狂呼焦急。無人狀。葛笑不可仰。眼淚幾脫眶而出。忽有一人挺身解紛。乃漢湄也。哈白於是俯身拾其假髻。悻悻曰。吾必控之於法。此女擾亂治安。倘不懲之。寧非吾市之玷。時則瘋女忽有所見。疾馳而去。哈仍憤憤。漢湄曰。此女爲病所苦。何足計較。哈白曰。汝雖作此語。然汝設與吾易地而處。汝之假髻爲人所脫。汝將若何。漢湄笑曰。吾不御假髻也。更授冠與哈白曰。此爾冠也。初未損壞。於是哈白戴其假髻持冠於手而熟視之。逕向教寺而去。時雅壽與羅蘭方立窗前。見漢湄謂之曰。汝排難解紛甚善。甚善。吾恐哈白。

終身不忘此辱。漢湄笑曰：吾亦云然。葛不覺失笑匆匆而出。

第十四章

葛羅惠既出，雅壽羅蘭憑窗而望。漢湄躡足入立，二人後手撫其肩。羅蘭驚顧首觸於窗，曰：汝胡駭人？吾猶疑爲瘋女也。漢湄曰：瘋女耶？吾恐瘋女之手必有一日加於汝身。今日哈白爲其所苦，睡後或當夢覩雅壽。靦然曰：吾因狂笑之。故此時兩脅猶作隱痛。吾料葛羅惠君亦然。羅蘭作色曰：在理。瘋女應受譴罰。否則爲所苦者必不止哈白。吾儕他日誠恐不免。漢湄曰：罰亦無益。彼病發時卽彼亦難自主。毋寧療治其病，果已不爲患矣。羅蘭曰：孰料漢湄憐此瘋女。漢湄曰：渠誠可憫。假使哈白之事加諸吾身，吾亦不恨。但設法療彼之病，俾免妨害公安。又顧謂雅壽曰：姑舍是。汝胡不歸？阿母將遣人覓汝矣。雅壽曰：今胡可歸。任金旣未來，此間事又忙於疇昔。漢湄乃倚任金案頭，檢其所遺函件，朗

誦其封面曰。惠島富饒市觀海里葛羅包君收。卽言曰。受此訊者。殆葛之從弟乎。羅蘭曰。然。函中附有二十金鎊之紙幣。漢湄以手衡函之重量曰。吾冀其入吾囊也。羅蘭曰。吾願天雨金。但不能耳。漢湄置函於案曰。吾欲行矣。言未既。羅蘭目覩市衢而呼曰。此哪威德也。何行之疾。吾方欲晤彼。卽取帽匆匆出。漢湄視而笑。雅壽呼羅蘭不應。頗懊喪。漢湄曰。哪威德固以善走鳴者。羅蘭或不能追及。雅壽曰。羅蘭胡他適。吾將赴校。胡能再延片刻耶。雅壽整理文件。鍵屨中。并將葛之函件送至葛室。室中尙有二函備付郵者。乃出引領望羅蘭。不見。憤曰。彼胡昏憤。乃爾漢湄。爾可留此否。漢湄曰。汝尙有他事乎。雅壽曰。吾必赴校。汝可留此。逆料五分鐘後。羅蘭必返。漢湄送雅壽出自雅壽肩後遙矚。忽止步。入。低聲謂雅壽曰。來者其霍布乎。雅壽回顧。見一白髮盈顛之老人。于于而來。果霍布也。卽答曰。然。彼胡爲來此。漢湄曰。此老攜有傳票。或來逮吾。吾當留此。

稍避以待羅蘭之返。乃入室支頤而坐。狀頗悶。雅壽乃馳向教堂而去。時寺鐘三動。主教暨各牧師方經修道院而過。雅壽疾趨喘促不已。比至則威廉方危坐琴側。謂之曰。汝可返事務所矣。雅壽返行經朋達里榆樹下。驟見霍布迎面來。雅壽急趨避。霍布呼曰。雅壽毋避。吾決不啖汝。霍布者前嘗充強琳書記。現乃任今職。雅壽強自鎮定。答之曰。非也。天氣胡炎熱。乃爾汗出竟如瀋。霍布目他。瞬以手撫樹。低語曰。幸告乃。兄毋與吾值。彼事諒汝必知之。雅壽曰。唯。霍布曰。吾決不逮彼。彼果遇我於路。須暫避。吾雖熟視若無睹也。吾每日來此。可一二度外。似偵緝實則吾必預料彼已歸家。或在事務所時。然後來此。決不相值。雅壽聞之。不知其言誠否。有頃。乃答曰。汝待他人亦如是耶。霍布曰。否。吾待他人直狸捕鼠耳。何乃若是。特不忍加於汝。兄吾昔受尊甫知遇之恩。銜感靡既。脫非尊甫。吾填溝壑久矣。又曰。漢湄胡不清理此事。雅壽曰。力不逮耳。霍

布曰。此細事耳。脫渠設法清理。債主亦未必苛求。卽先償十鎊。餘俟續還。訟亦可解。甚或五鎊亦可。雅壽曰。吾當告之。惟彼近狀頗困。雖籌五鎊。或十鎊之款。固無異於五千鎊。或萬鎊也。霍布曰。勉力謀之。究勝被逮。脫被逮者。事務所之事行將停滯。卽若父之職業。亦且因而動搖。寧計之得者。吾去矣。乞轉告令兄。雅壽曰。謝君見愛。霍布曰。告乃兄後。請君勿戚戚於心。吾亦不復多語。須知此時。正有人隔簾而矚也。言已。卽去。雅壽立返事務所。漢湄適伏案作書。雅壽曰。汝尙在此耶。羅蘭何往。漢湄曰。吾方欲問汝。渠何往者。雅壽曰。渠真可詫。漢湄曰。幸午後。吾不甚忙。否則留此多時。必誤吾事。又曰。汝胡爲卽返詎琴。能自鳴耶。雅壽曰。維廉君知任金受創。不能來此。吾事必集。故自任之。漢湄曰。維廉誠善人哉。雅壽笑曰。彼恐吾爲葛羅惠君所留。不能往耳。彼云脫今日午後。無人奏琴。彼且罷職。漢湄曰。此亦戲言。卽無人奏琴。彼不過畧遭責備。雅壽曰。須知

主教素嚴厲也。漢湄笑謂之曰：「脫今日吾不在此，爾且若何？」雅壽曰：「吾亦必往。」當以事務所之匙交閣者，以待羅蘭。或吾之返，已又問曰：「有他人來乎？」漢湄曰：「否。」吾頃已自取紙一信封一，幸恕我。雅壽曰：「汝自取之可也。」特汝作訊致誰？漢湄笑曰：「倘吾作情書，亦將告爾乎？」雅壽謂之曰：「設吾與汝易地以處，舍抑鬱外，殆無他法。」漢湄曰：「憂亦胡益？」吾觀汝平日憂形於色，爲害滋甚。吾凡遇憂抑之事，必多方排遣之。言時納紙於函，取帽將出。雅壽止之曰：「少止。」吾頃遇霍布……漢湄曰：「彼令汝逮吾乎？」天下似無弟捕其兄之理。雅壽曰：「爾又作諧語矣。」渠雖有傳票，然不欲逮汝。彼謂汝或遇之於路，當暫避，勿覲面。彼決不捉汝入官。以阿父從前待渠厚也。漢湄曰：「渠誠君子，吾將以半克郎餽之。」雅壽曰：「吾願汝罄聆吾言。渠謂此事但籌金十鎊，或五鎊，訟可和解，其餘不妨稍延時日。語時忽聞車聲，轎轎至門。雅壽出視，則璫谷夫人攜女芬，納暨孔思來矣。渠等欲赴。」



教友會來此招羅蘭偕往。欲其招待入會堂也。漢湄舉帽答曰。羅蘭已他適。不審何往。吾因彼不來。拘留於此。幾半日矣。璈谷夫人笑曰。吾亦將拘汝。待汝送吾儕入會所。後再釋。孔思謂漢湄曰。汝盍與吾儕偕行。漢湄不得已。乃登車。坐璈谷夫人之側。旣行。雅壽乃入室抄寫契據。約一小時許。羅蘭猶未回。而葛羅惠已返。入室卽問曰。羅蘭何往。雅壽以不知對。葛亦不深究。以爲羅蘭去未久也。乃坐任金案側。翻閱租契。雅壽趨前曰。須貼印花否。葛答曰。未備也。訊付郵。未雅壽曰。未也。葛曰。爾可賈往郵局。歸途便視任金病。雅壽入室取信三件出。曰。此訊不需緘以火漆耶。言次以手指信。信卽寄葛羅包者。葛曰。當緘之。我勿匆出。未及緘也。將火漆來。雅壽乃以火及火漆授葛。葛先封其一。印以錶索之。章繼又緘他訊如前。雅壽指第三訊而言曰。此訊須火漆緘否。葛曰。無須。汝可持往付郵矣。雅壽遂出。未數武。遇羅蘭。羅蘭汗溢於額。謂雅壽曰。適以要事偕



哪威德同往。遲遲方返。葛君怒否。雅壽曰。彼亦剛返。特汝不應戲我。吾實告汝。後勿再爾。否則恐爲葛君所聞。汝必獲譴。羅蘭曰。任金累我。渠胡以自創。其願雅壽。我感汝甚。吾將有以報汝。言既急入。雅壽卽赴郵局。歸途赴任金所。任金夫人語之曰。若視任金病耶。請登樓。今日視渠者。無慮數十人矣。雅壽乃登樓。見任金偃臥於牀。坐其側者。爲海斯東教會之主教。方置帽於膝也。

第十五章

是晨凱支在室危坐。注視壁間所懸之匙。胸中思潮頻頻起落。一言以蔽之。則剛復之念是也。凱支之面黃如枯腊。從未見有和悅之時。目小而瑩。常含淚滴。僅存之髮。時竦於顛。望之宛若油畫。片中羌酋飾首之雞翹。而此時貌尤不怡。蓋因夜間修道院中事。蟠據於胸。愈思愈疑。爲仇人所弄。憤然自語曰。此事明如皎日。何用多疑。言時視壁上之鑰。曰。此乃真匙也。復點首。顧食具之盤。卽昨

夕偕衆入門。怒投鑰匙處。曰：此固贗鼎，非吾固有者。若曹之意，竟欲徹夜閉吾院中。其計良佳。其心尤毒。吾願主教一一驅逐之。且將訴諸校長。之前永閉校門。不與修道院通。以杜後患。語方已。而貝瓦特至。貝是日態度非常粗率。至時踢門入門。幾爲破。旣入。則向凱支道。晨安。凱支憤呼曰：吾弗願與汝曹相見。貝曰：爾毋失禮。吾清晨造訪。實循薦紳先生交際之常。初未有何開罪。爾乃若斯憤憤。何爲者。昨宵之不幸。爾之感想。究是何如。爾緣何鑄此大錯。吾誠不解。凱支厲聲呼曰：汝言誠信。吾誠誤也。吾實豫藏舊匙於室。而攜出以代。其眞貝佯爲信。其言者曰：汝實大愚。吾輩家中。向不置備同式之匙。深恐臨時致誤。汝未能早見及此。故昨夕竟取他匙反遺。此匙於壁。吾甚惜。爾未嘗謹之於先。凱支狂呼曰：請汝少待。吾將往謁校長。攜匙與俱。請其詳加審視。使知此匙癘。鑰正復與汝相同。貝曰：鑰匙耶。凱支曰：吾卽昏憤糊塗。匙之鑰否。當猶能辨。汝曹竟

欲納吾瘋入院。耶言時納手食具盤中。且探且語曰。吾將先以此匙示汝。汝非無目者。鏞否當一望而知。且是否。吾所豫藏亦不難於立辨。然後呈之。校長寺長以及主教。語至此。音吐陡變。似憤激。不可以堪。顫聲自問曰。匙何往耶。則以手翻食具之盤。盤木製。歷年既久。色乃黝黑。中隔爲二。凱支摸索逾時。鏞匙竟不能得。不得已。遂罄盤中所有。一一出之。黑柄刀一。白柄叉一。缺尖綠柄之刀。及褐色柄之叉。各一。皆日常應用之器。此外則礪石。梳。黑刷。啓塞鑽。錐。小椎。各一。革履帶數付。蠟燭三四。火柴匣一。滅燈笛一。室門匙一。窗鍵一。雜物若干件。而獨不見鏞匙。凱支躁極。乃猛掣其盤於手。而覓之。然匙仍無有。則遷怒於貝。曰。汝取之矣。汝竊取之矣。吾昨親置盤內。汝取之。奚爲者。貝呼曰。此言妙絕。吾固未嘗近汝之盤。凱支曰。然則誰竊取者。吾固明明置於彼處。是何狡賊。敢入我室。逞其陰謀。貝曰。果爾。或汝友輩取之。聊與汝戲耳。凱支呼曰。除牛乳。夫外。

未嘗有一人來此。且彼進乳時，固由窗中遞入者。貝擲帽大譁曰：「然則真夢。」

矣。汝胡嘗有他匙腐鏽云云，或夢中之印像耳。D H 君按凱支二字釋義爲縮

誠海斯東夢人之尤。貝言時且言且舞。凱支至是已怒，不可支。面呈青色，猙

獰可怖。詈曰：「D H 耶，此爲汝輩魔鬼之代名詞耳。貝僞作莊容，謝曰：『吾以 D H

二字爲汝姓之縮寫。』汝乃誤爲縊吏耶。然則吾失敬矣。汝果縊吏歟？吾願汝執

行職務，時勿蹈此同一之誤。倘赴刑場而誤攜朽腐不堪之繩索，則將無所措

手。眞犯或被人劫逃，人將以黑帽按處驗刑者必戴加於汝首，而以汝爲之代

矣。凱支怒極，以一鐵杓力投之，杓觸門墮地。弗中。凱支復起，向貝。瓦特猛撲貝

急，退讓避之於牆陰，狂笑不可仰。而主教適至。二人之語已爲彼所聞。卽問貝

瓦特曰：「抑何快樂至此？」貝回顧見爲主教，大震，脫帽對曰：「吾僅笑耳。」主教曰：「吾

固見之。爾大笑不已，不虞氣竭耶？」汝與凱支何爲口角？貝曰：「非口角也。特戲弄。」

耳。繼念此言。匪安。急易其詞。曰。吾偶激之。凱支竟怒。主教曰。此亦彼之常態。第汝爲學生。激之何爲。貝面赤。答曰。彼待遇吾儕之肆。主教或未之知。彼橫暴性。成。不論何人。皆以是態向之。不獨校生也。設令先生。非主教者。彼且干犯汝矣。主教曰。彼卽犯我。我亦不較。貝曰。彼欲屏吾儕於修道院外。屢以妄言赴訴校長。校長不爲所動。乃更欲瀆之於寺長。并欲請於主教。彼不容。人人誰容。彼已又掉首言曰。吾初無訴主意。彼雖專橫。吾固不欲與爭。然吾卽不與之爭。校生亦必向之。發難。緣彼之意。凡吾儕遊戲之所。渠皆視爲己有也。主教曰。彼欲屏斥汝等。故汝等鍵彼以報乎。貝瓦特曰。主教謂夜來之事。爲吾輩所爲。耶。主教曰。然。吾知昨夕之事。必汝及其他校生所爲。貝瓦特不語。主教又曰。孺子。直承可也。毋得誑我。貝復舉目。注視主教。久之。對曰。吾胡敢誑校生。中常受懲戒者。無過於我。吾果誑言。吾之逃罰多矣。主教曰。此次應受罰者。誰耶。貝坦然直。

承曰。吾也。吾願主教罰我。但請毋以凱支之事罰我。吾不願人知我。以彼之故而受罰也。吾不幸誤鍵。主教於中。雖非逆料所及。然實罪無可逃。甘受主教之懲。主教曰。嘻。假使汝等知吾在修道院中。凱支可安然出矣。貝曰。然。吾將待至……言至此頓止。主教問之。貝曰。吾將待之。他夕也。主教曰。此言良信。乃莊容謂之曰。汝果有幾微之隱匿者。吾必懲爾。今汝所陳尚質實可信。吾姑宥汝。惟以後不得再有此等行爲。貝敬謹答曰。諾。謝主教言已。扶帽距躍而去。主教轉身行。適遇凱支。正與校長談話。校長方出自私宅。爲凱支所見。遂爲所要。向之訴說夜間事。曰。請先生以良心判斷之。此事寧非彼等所爲。旣鍵吾院中。又將鑰匙竊去。以滅吾證。吾自昨夜置此匙於食具之盤。初未嘗有人入室。今晨忽失所在。吾望君與以懲罰。否則若輩之膽益張。後此吾或爲其所斃。言至是而主教已至。卽側身向主教鞠躬曰。以主教之尊。乃亦爲若輩所戲。主教頷之。謂

校。長。曰。此。事。容。再。談。可。也。言。已。遂。去。校。長。亦。行。斯。時。貝。瓦。特。已。至。修。道。院。適。諸。生。膳。畢。返。校。相。遇。於。門。貝。瓦。特。謂。侯。斯。德。等。曰。主。教。光。明。磊。落。誠。不。愧。爲。長。者。彼。知。其。事。而。不。予。吾。輩。以。罰。吾。儕。應。造。門。以。謝。衆。應。聲。曰。知。此。事。爲。吾。等。所。爲。耶。貝。曰。吾。意。彼。早。料。及。彼。責。吾。言。之。吾。不。得。不。以。實。告。吾。并。謂。願。卽。受。罰。彼。已。恕。我。但。戒。吾。後。勿。再。爾。侯。斯。德。與。他。生。齊。聲。呼。曰。主。教。萬。歲。言。至。是。侯。斯。德。曰。雖。然。所。苦。者。任。金。耳。吾。父。慮。其。成。腦。炎。症。也。衆。笑。曰。妄。矣。侯。斯。德。曰。吾。言。非。妄。彼。適。創。其。首。苟。撞。於。階。石。且。立。斃。今。猶。幸。也。今。晨。六。時。吾。父。卽。往。診。衆。問。曰。爾。父。知。此。事。爲。吾。輩。所。爲。耶。侯。呼。曰。否。若。爲。所。知。吾。必。受。責。彼。晨。餐。時。謂。老。耄。之。凱。支。必。誤。攜。其。匙。吾。應。之。曰。然。貝。插。言。曰。凱。支。覓。匙。不。得。彼。謂。置。食。具。盤。內。今。晨。乃。失。去。吾。戲。弄。之。不。已。足。耶。侯。斯。德。大。笑。從。禪。袋。中。取。鑰。匙。出。曰。吾。雅。不。欲。遺。凱。支。以。證。物。吾。昨。夜。見。彼。投。匙。於。盤。乘。彼。與。衆。人。喋。喋。時。吾。復。攜。與。俱。出。白。



啓萊驚呼曰。侯斯德。汝胡可藏於身畔。設爲校長。搜得吾等。且立陷於禍。侯斯德曰。吾亦不知藏於何處。爲宜藏之於家。恐爲家人發見。棄諸路。又恐行人衆。皆譁然。一人曰。盍以半價售之。鐵肆侯曰。此烏可者。假使售之。亦必爲人所悉。其人又曰。然則投諸井。或曰。被人汲出。則奈何。更一人曰。吾等胡不郵寄倫敦。施密君。耶葛馬克曰。耗金兩鎊。便可穩藏。以待不時之需。蓋納諸保險箱中。永不暴露也。貝瓦特曰。吾意不如投諸河。二匙將永淪水底。可及早行之。衆躓其言。乃奔出修道院。校長適至。幾互撞。校長色然戒。其鹵莽衆脫帽致敬。步稍弛。俟校長去。遠復馳如前。直至教寺外。寺外固有一環抱之河。河之內卽赤石圍牆。高及肩而止。其在教寺迎面者。獨低。衆旣出。乃向牆而趨。比至。則皆面河立。然已面紅耳熱。氣喘如牛。侯慮爲人見。不欲自投。匙呼馬克使之。馬克亦不欲。侯曰。汝敢反抗耶。匙在此。如吾命行。馬克不敢違。乃受匙。將投於河。侯忽猛。

拽之使之近己。謂之曰：爾胡蠢如鹿豕？有人來矣，掉首視之。寺長之僕伏翰也。彼固不足畏，然不令見於事，較完密時則此五人者皆倚牆而立。大河前橫，水平如鏡，天光雲影澈映波心。諸人故作流連掩人耳目，乃伏翰既出，復有一船緩緩而來，藍色之煙徐出於突舟上。一婦方晾其衣，旁一少女徐徐剝馬鈴薯之皮，態極閒適。一男子殆婦之夫，口銜煙筴坐而操柁。衆見舟人情狀，咸目注之。白啓萊大言曰：此男子之生活吾實甘之。倘吾學業無成，卽當從事操舟。終日危坐柁樓，吸煙而外不事他事，至足樂也。一人突曰：伏翰已去，此其時矣。貝曰：少待，必以物裹之，或裹而束之，更佳。人決不料此中爲鑰，誰攜紙者速以紙予我。有郝利者適攜有練習簿，乃摘紙一二片裹之。侯斯德束以綫，貝曰：吾將投入。衆曰：速投，否則將待來舟之過。貝四顧無人，乃投紙包於河。時則忽有詰之者曰：嘻，投何物耶？爲此語者，其人曰：赫德生，朋達里之門丁也。彼竚立已久。

爲船所翳。衆未之見。但彼非凱支。可比畏學生。殊甚。見面時至。一呼之爲先生。時船房中之守者聞聲拾級而上。曰。諸君以物投河。抑知此事有違定例。侯斯德曰。毋噪。守者曰。所投何物。乃訇然作聲。侯斯德冷然答之曰。何物耶。設爲死。貓汝且若何。此事於汝無干。幸無過問。且呼曰。校鐘正報九時三刻上課矣。於是衆皆奔入校中。

### 第十六章

孔思既與璈谷夫人訂約。每日往其家。課教其子女。顧到館時。都非絕早。孔思頗自嫌其遲。璈谷夫人則謂早至無益。以伊女晨興頗晏。而夫人亦素性貪眠。不能促女早起也。孔思私念兒童晏起非佳。當加矯正。是晨孔思以常時赴姚宅入室。闐然無人。頃之芬炳。入髮束以紙手持。麵包與牛油。見孔思呼曰。強姑珈。變尙未御晨餐。渠今日惰矣。孔思曰。惰者寧獨彼耶。因引之。就已。謂之曰。

吾愛汝晨妝。未竟胡匆匆。下樓芬媿。媿曰。吾晨妝畢矣。已御上衣。及裙矣。孔思撫其束髮之紙卷。而謂之曰。此卷胡尙束於髮。曰。今晨瑪媿晏起。不及爲我解。孔思乃鳴鈴召瑪媿。瑪媿者。璈谷夫人之婢也。已而瑪媿至。孔思謂之曰。瑪媿。請爲芬媿姑娘。解去其紙卷。嗣後乞於面。吾以前爲之。孔思辭氣和藹。令人心折。瑪媿乃唯唯。偕芬媿退。而珈夔適入。謂孔思曰。強姑。吾母今日赴教友會。謂僅攜吾輩一人。往乞告。吾母令吾與偕。芬媿年稚。何知何必與會。孔思曰。以吾度之。此次集會。定饒興趣。有某君者。嘗與異教雜處。將於今日。宣講其個人之經驗。珈夔曰。告汝者。誰耶。孔思答曰。姚維廉君。語吾言時。面微頰。似不勝其羞者。珈夔曰。吾之與會。意嚮初不在此。凡集會所在。除談話外。無他事。殊乏興趣。吾若往聽。直驅我入睡鄉耳。孔思曰。然則爾胡爲亟亟欲偕往耶。曰。吾蓋欲借此卸戕斫衣耳。孔思聞言。竟罔知所答。蓋欲多所糾正。顧施術匪易。急切爲之。

收效亦僅必也。積之以漸。浸淫於不覺。或能收潛移默化之功。乃謂之曰。珈夔。汝胡爲方。吾之命。珈夔曰。何也。曰。吾不會囑汝將習題作畢。耶。珈夔曰。吾本擬以今晨歲事。願晏起不及。爲孔思曰。設吾每晨以七時來者。汝願早起以待吾耶。珈夔瞠目不語。孔思曰。吾愛汝年十五矣。實告汝。吾所見之女。耶。年齡如汝者。至夥。未有若汝德業之絀劣者。汝無慈善性。思慮亦不精。其他缺點。又不一而足。而學業之缺乏。尤多。安媿少汝一齡。學問進步已較汝爲倍。珈夔曰。安媿自云爲汝所苦。孔思曰。安媿好妄言。然天真爛漫可愛也。彼雖嘗忤我。但其成績優美。異常殊爲始料所不及。珈夔吾所欲授汝者甚多。但非現定時間所克畢事。而汝已長成。轉瞬當爲人婦。設品學不足。安能婦職。無虧。珈夔淚承於睫。曰。強姑倘吾母能善視我者。吾或不絀劣至此。又曰。凡威廉有言。吾輒從之。於汝亦然。孔思吻之曰。然則汝願每晨以七時與耶。珈夔曰。固願如此。唯須瑪媿。

每晨醒我。汝午後赴會否。曰。不往。珈嬖曰。阿母謂當邀汝與俱。孔思曰。果爾。吾或樂從。言已。璈谷夫人入。約孔思赴會。孔思遂乘間。語以每日增加授課時間。事除規定時間外。復增二小時。自晨七時至九時。謂自願竭力以教。若輩俾毋受良心上之責備。璈谷夫人諷之曰。汝之良心。胡充分。乃爾。孔思曰。吾欲不負夫人之託耳。夫人曰。吾家晨餐不足。供客或非姑娘所能耐。兒輩又頑劣。吾起素晏不能與姑娘共食也。孔思曰。吾願歸而早餐。十時復來。夫人曰。汝每晨以何時興。孔思曰。往者皆以七時起。櫛沐誦讀。可費一小時。餘一小時。足治他事。迄九時。乃御晨餐。今吾將以六時興。而以七時抵此。夫人曰。善甚。恐此僅適於炎夏耳。又曰。強姑。今日吾欲攜一女偕出。究攜誰往。乞爲我擇之。孔思曰。幸勿留一人伴我。吾承夫人之約。可同往也。夫人曰。否否。吾雅不欲攜兩兒往。侵占他人之坐位。言已。卽出。芬媼俟母去。懇孔思曰。強姑乞偕。吾行勿許。珈嬖。珈嬖。

銳呼曰。否。強姑必偕吾往。孔思微笑曰。汝二人之言。吾皆不聽。當以己意決之。芬炳曰。究攜誰耶。孔思曰。吾愛母。失望。珈變較汝爲長。當命彼行。後或赴會。再命汝往。是日。珈變讀書僅一小時。而怠惰之念復作。且時擾孔思甚於平日。芬炳遂得侍母同行。璪谷夫人出門後。先詣葛羅惠之事務所。與漢湄相遇。吾書前已述之。薄暮時。孔思已返。姚威廉來訪問曰。若輩有進步否。曰。否。言時似甚失望者。既復賡續言曰。若輩劣點。孔多。珈變更甚。吾以全力貫注之。期以歲月。或可有效。威廉笑謂曰。歲月悠悠。爲日正長。後此爾歸。我後。盍攜珈變同居。孔思亦笑曰。汝毋急急。否則益覺歲月之修。方二人款語時。建懋偃臥牕下。彌陀榻上。至是。乃謂威廉曰。聞君今曾赴會。然耶。威廉移坐其側。奮曰。然。今日吾幸得聞藍博士之論說。其人老於閱歷。抱負不凡。吾當介渠來見。建懋曰。吾頗願見之。威廉曰。彼之經驗。能爲長者之助。彼之歸國。實因療病。長者知之乎。曰。吾

知之。威廉曰。彼病風溼。與長者同。彼謂從歐洲來時。幾已絕望。現已痊矣。建懋曰。彼以何術療治耶。曰。彼僑德三月。治以溫泉。兼藥水浴。病遂已。建懋喟然嘆曰。噫。吾就醫機會不可得矣。姚曰。吾曾以長者病况告渠。渠謂長者可赴德療之。彼固醫士。竊願介見長者。語時。葛羅惠君適入。仍續論此事。皆勸建懋赴德。威廉去時。低語孔思與雅壽曰。尊甫必須往療。果恢復健康。寧非大幸。雅壽汝胡默默。語時。雅壽方憶及漢涓事。自念父果赴德。而漢涓或被逮。父在保險分行之位置。必不保矣。威廉以責難之詞向之曰。藍博士謂療費甚微。爾不欲爲尊甫療治耶。雅壽率爾言曰。果父病能療。固所甚願。特苦資斧無着耳。儻能得資。雖瘁吾力。吾亦勿恤。孔思曰。吾意亦然。舍漢涓外……語時。忽有人厲聲問曰。誰呼吾名。發此問者。卽漢涓。渠方緩步入也。入卽言曰。德國溫泉。固嘗醫愈藍博士者。老父果就此浴行占。勿藥矣。威廉曰。吾意勿論所費。幾何須力。籌之。



漢涓大呼曰。籌費耶。吾願爲汝曹之領袖。言次。詞氣詼諧。態度麤率。較諸雅壽。孔思之沈默。直判若天淵。

## 第十七章

某日爲日曜。晨八句半鐘。強氏家人羣集餐室。渠家平日本九時早膳。日曜獨早。因須赴寺頂禮也。獨雅壽自外歸。就餐在諸人後。是晨。彼本不必外出。其父異而問之。雅壽曰。昨晚歸時。途遇侯醫。謂任金之病將劇。日暮未及往。因於今晨趨視。建懋曰。渠病狀若何。雅壽曰。今晨少瘥。醫云果病無變象。明日可至事務所矣。惟今日務須靜養。又曰。任金之婦。謂昨日往視者。絡繹於門。通謨呼曰。安得多人往視。雅壽曰。予意若輩。或出於好奇之心。彼之被鍵於修道院也。主教實與之俱。此固全市之人。所深訝者。建懋曰。任金少瘥。吾心甚慰。雅壽曰。吾意亦然。通謨曰。今日主教將宣講矣。安納問曰。汝安知之。通謨曰。吾又安得不。

知建懋曰。通謨。汝不願告安。其告我。通謨笑曰。昨日主教杜門不出。必撰宣講之稿。吾故知之。建懋微嘆。蓋以海斯東之主教。爲有名宣講家。已則病廢。不能往聽。是以嘆耳。既而呼曰。假使吾病能痊。……言至此。夫人方持茗碗。聞言舉首曰。汝之希望將達矣。天必佑汝。吾聞藍博士病愈。令我生信。孔思曰。吾料威廉。今日下午。將偕藍博士來視父病。建懋曰。我極願見之。俾審其病狀及療法。威廉告汝。今日偕博士來乎。孔思曰。然。博士將於今日午後赴教寺。威廉俟其禮畢。卽偕之來。建懋曰。茉莉。名夫人汝須備茗。以款嘉賓。夫人曰。吾當備之。吾料汝半載之內。病可愈矣。建懋舉首視之曰。吾病已深。卽赴德治療。恐亦不若是易。漢湄含笑曰。吾輩皆願父早瘥也。無何。寺鐘大鳴。強氏子女。卽出門。由修道院往。嘉利通謨先行。途中遇屠德。且喘且奔。安炳幾被撞倒。漢湄呼曰。屠德。何狂奔。乃爾。屠德曰。汝勿阻我。吾僕至蠢。蠢非待鳴鐘不喚我起。我尙未早。

餐紀臘。復覓新衣。不得。僅御污穢之衫。上加半臂。匆匆而出。假使吾母見之。又將嘖有煩言。讀者須知屠德亦誑語耳。實則僕人不但喚彼。并喚紀臘。但彼二人嗜睡甚。醒而復睡者屢。蓋璈谷夫人絕無家教。晨興頗遲。因星期日無事。起尤晏。是晨。夫人之起。已在九時後。而其子女。猶未起也。夫人呼瑪婁。喚之。瑪婁故甚其詞。謂已往喚三次。均不願起。夫人乃自進早餐。命瑪婁更往呼之。於是佛蘭克幼夫人乃偕其兄來。髮蓬蓬然。繼則珈變與芬納入。珈變未著外衣。但圍領巾。芬納以捲紙束髮。夫人乃痛詈諸兒。遲起之。非實則。璈谷夫人晨興已遲。但不自覺耳。珈變曰。吾儕入教寺時刻。尙未過也。璈谷夫人曰。將近九時半矣。珈變汝胡未著外衣。卽下樓乎。珈變答曰。裁縫甚笨。外衣上竟無鬆緊帶。瑪婁方代我縫紉。此時羅蘭入。彼之遲起。與他人等。此種不良之習慣。固夫人養成。若輩亦難辭咎。假使著書者。見羅蘭下樓時。披衣曳屣之狀。必正告之曰。汝

卽不敬。汝母亦當敬。此日也。迨十時半。夫人乃入臥室。料理他事。珈變從之入。芬炳詫曰。紀臘屠德。胡尙未下樓耶。既而兩人爲鐘聲所驚。匆促著衣。下樓。紀臘但略飲咖啡。屠德則懷麪包一片於衣袋。奔向教寺。此種狀況。在姚氏子弟已數見不鮮。今日狂奔而前。幾撞安炳。因飾詞以告漢湄耳。迨教寺禮畢。衆皆散。葛羅惠遇雅壽於修道院。謂之曰。汝亦憶及禮拜五膳後。曾賈信付郵乎。雅壽沉吟曰。禮拜五耶。旣而曰。憶之。葛目視之曰。是日賈往郵局之信。共幾封耶。雅壽曰。三封。二寄倫敦。一寄富饒。葛曰。然。汝遣何人賈往。雅壽曰。吾自送之。葛曰。確乎。雅壽驚曰。確也。葛無言。卽返其宅。雅壽亦歸。吾更叙藍博士矣。博士體段魁梧。面色黧黑。鬚髮蒼然。在教堂中傍威廉而坐者。卽彼也。其人歷史甚奇。少時業醫於紐西蘭。與土人相習。頗欲乘機傳教。但爲生計所累。後襲遺產。差足自給。乃決計傳教。頗著成效。嗣患風溼病。因襪被歸國。就德國藥水浴。其病

始已。是日午後。建懋因候博士未至。屢視時計。心至焦急不寧。讀吾書者。非設身處地。或不能悉病人之心理也。未幾而強氏子女歸。威廉亦偕博士至。寒暄畢。建懋問曰。汝從前之失望。視吾奚若。藍曰。失望甚矣。吾歸國時。爲人舁而登船。迨至英國。又爲人舁入旅館。吾聞君之病狀。實與吾往日相同。建懋曰。請語我以療法。藍曰。汝須深信吾言。建懋曰。吾何爲不信。藍曰。法極平常。吾在倫敦時。曾商諸醫士。此醫士蓋精於治風溼病者。渠謂吾若在溫泉中浴一二月。病當已。吾初亦笑置之。建懋曰。汝不信耶。藍曰。然。吾病至劇。而謂此種簡易療法。卽可以愈。胡能信也。吾固知近來科學進步。醫病之法。亦進。但渠所云云。殊未敢信。吾乃反復其言。至一月之久。自念卽令有效。不知耗資幾許。博士語至此。少止。又曰。某星期之夕。余臥於椅。與汝今日情形。正復相同。忽聞教寺鐘聲。默念晚禱時至矣。未幾鐘止。余料是時衆人咸集教寺。而吾獨不能往。乃取聖經。

讀之任意翻閱。至第二卷第五章有文曰。汝往約但池浴。七次。血肉可以回復。身體可以清潔。予讀畢。憬然有得。似上帝默啓予心。卽自語曰。吾何妨一試乎。建懋曰。汝卽往耶。藍曰。吾立行矣。一星期內達彼。吾所言者。汝猶有未了然者乎。建懋曰。凡汝所云。無不了了。吾知汝用此法而愈。果能示我以療法否。藍曰。吾先往爵派兒附近。其地靜樸無華。有溫泉。泉含硫質。吾至彼後。飲溫泉甚多。每日六次至八次。且以定時就溫泉浴。又間日爲藥水浴。建懋曰。藥水亦猛烈乎。藍曰。然。第一次就浴。吾幾以爲不能生矣。水由一管激射吾身。挾有驚人。之勢。繼乃漸成習慣。卽亦無怖。有一傭保爲吾摩擦全體。運動四肢。另有一板護我面部。建懋曰。此治法甚烈。藍曰。雖然頗有效。吾深信汝之病亦可以此法愈之。建懋問曰。費用若干。藍笑曰。此與吾輩寒士最宜。若耗多金。吾力亦不能給。實告汝。此種洗浴。卽在旅館行之。溫泉浴。每次只須金一佛郎。藥水浴。則二佛

耶已足。飲水不取值。醫費四便。士至六便。士不等。汝信吾言者。可往一試。建懋曰。旅館之費若何。藍曰。每日四先令。除僕費外。餘均在內。燭在外。然吾不燃多燭。恆早眠也。吾素不嗜酒。否則須另給。值汝在家所用者。未必較此爲少。建懋曰。吾頗願往。此時漢涓入曰。父曷不一行。此費甚易籌也。建懋曰。汝言甚愜予懷。藍曰。吾友。汝若往就醫。當篤信上帝。上帝必佑汝。

## 第十八章

星期一日。任金病竟愈。卽欲赴事務所。但必待醫師。及其妻之許可。醫師之命。猶可違。婦言不可抗也。幸而醫師與其妻皆許之。乃下樓。至客室早餐。彼無病時。本極消瘦。人恆戲呼爲芻靈。今更形容枯槁。佝僂。其腰頂髮且薙去。數處因貼膏藥。故也。其婦見之。謂曰。汝今外出膏藥。滿首可謂美觀。任金微笑曰。吾將以布裹。顛結於額。下言次。卽取一黑色方巾。示之。婦曰。汝真愚矣。頂可掩。額上。

膏藥不能掩也。又怒曰：吾料汝必自樓頂之梯層層滾下，故傷劇耳。後如再演此劇，須俟吾在旁，否則無幸。任金屏息答曰：吾已梳髮覆額，膏藥當不至外露。婦曰：汝之形式頗類臃腫之鵝，汝曷弗冠冠可覆頂兼覆額也。任金曰：我亦念及吾知葛君斷不以我戴帽爲非禮，然如主教或他牧師至吾所中，吾安能不脫帽耶。言時婦適傾茗於碗，答曰：汝如脫帽若輩見狀將駭而却走。任金曰：吾故欲以巾裹之，凡人腦痛或齒痛亦有如此者。婦曰：豈法律當如此乎？欲裹則逕裹之何必曉曉？汝卽裹以絨氈亦與他人胡涉。任金且咳且和聲答曰：誠然。婦見任金食盤內留有火肉一片，怒曰：胡爲弗食？任金曰：吾已飽矣。婦曰：汝速食之，豈欲忍飢死乎？任金婉言曰：吾初愈胃力不良，一二日後當能回復。婦曰：食此肉片胃力卽回復矣。吾必令汝食之。於是任金勉從其婦之言，食竟卽以方巾裹首，加帽於上，更引帽簷深覆眉際，出門而去。比至葛羅惠亦接踵而來。



見任金伏案作書甚慰。問曰：汝已能照常任事耶？任金曰：謝君，吾愈矣。但頭尙微痛，四肢及臀部微覺麻木。此外都無所苦。葛曰：吾聞汝創心頗不安。任金曰：吾亦異常煩惱。當吾甫蘇時，亦不自知受傷。奚似更不知何日能瘳。因此更爲焦急。惟吾此次意外之災，亦殊值得。海斯東之人，幾有半數來視吾病。可見人之待我厚也。葛曰：吾亦知汝家賓客盈門。任金曰：主教亦親臨也。言次，作感激之狀。曰：主教確來視我。來時爲星期五，坐於吾榻之旁，溫語半晌，令人不覺。主教之尊。其時雅壽君適承君命來視。實親見之。葛曰：吾已聞之。汝與主教可謂患難之交。但汝等被鍵之由，吾終莫測。任金曰：主教亦如此云云。當主教來時，吾向之表示種種歉忱。謂吾儕小人何敢親勞玉趾。主教向我微笑曰：吾輩本同籠之鳥，假使我自謂教負傷者，吾知汝亦必於次日視我。以主教之尊嚴而仁慈如此，焉得不令人感仰。是時雅壽入，二人乃不復言。雅壽甫就座，葛含怒謂

曰。汝。昨。告。我。寄。往。富。饒。之。訊。汝。親。付。郵。然。乎。雅。壽。曰。然。葛。曰。被。竊。矣。雅。壽。驚。曰。被。竊。耶。葛。曰。汝。知。訊。中。有。二。十。鎊。之。券。乎。汝。固。見。我。納。券。於。函。也。雅。壽。沈。吟。曰。吾。……知。之。……葛。曰。汝。何。吞。吐。其。詞。實。則。雅。壽。一。時。不。知。所。答。無。他。意。也。葛。曰。吾。料。此。信。非。汝。付。郵。必。令。他。人。送。往。遂。至。銀。券。爲。人。所。竊。雅。壽。曰。吾。實。親。往。更。如。命。往。視。任。金。然。後。返。此。任。金。亦。釋。筆。舉。首。謂。葛。曰。吾。已。告。君。雅。壽。君。視。吾。時。主。教。在。吾。室。也。雅。壽。問。曰。是。否。信。已。達。到。獨。失。銀。券。乎。葛。曰。然。昨。晨。得。吾。弟。書。謂。信。中。之。券。已。杳。然。則。券。安。往。耶。雅。壽。曰。銀。券。緣。何。而。失。或。信。在。中。途。被。人。開。拆。歟。吾。敢。申。言。吾。確。親。往。付。郵。也。葛。曰。吾。國。號。稱。文。明。而。信。中。之。券。竟。爲。人。所。竊。可。謂。大。恥。吾。料。此。事。必。人。竊。發。此。函。攬。而。有。之。但。券。在。函。中。彼。何。由。知。實。所。不。解。斯。時。羅。蘭。入。向。葛。道。晨。安。葛。竟。不。聞。逕。入。辦。事。室。訕。然。閉。其。門。卽。此。可。知。其。怒。羅。蘭。見。狀。問。任。金。曰。彼。何。怒。耶。抑。怒。汝。歟。吾。聞。汝。負。傷。以。爲。此。半。載。中。

或不能相見。今竟見汝。可喜孰甚。任金曰。謝君。吾傷愈矣。雅壽側身就羅蘭。低語曰。汝亦憶禮拜五所發富饒之訊。中有銀券乎。羅蘭曰。不之憶矣。雅壽曰。卽致葛羅包者。漢湄曾取而視之。中有二十鎊之紙幣。羅蘭曰。寄富饒耶。吾未注意。葛之從弟。固行蹤無定者。此信有何關係。雅壽曰。券被竊矣。羅蘭曰。何至如此。雅壽曰。已被竊矣。葛羅包函告其兄。謂函在而券杳也。葛羅惠君異常焦怒。咎我未親付郵。致有此失。羅蘭曰。汝果親往耶。雅壽曰。吾實親往。是日午後。汝出而復返時。遇吾於路。當見吾手中持有數函。羅蘭搖首曰。彼時吾實無暇及此。又曰。曾否告之郵局。令其根究。雅壽曰。吾料彼必有辦法。羅蘭曰。郵局匯款本有定章。胡能夾入信內。則遺失本在意中。吾不解葛羅惠君凡事謹慎。此何疏忽。讀者須知此爲葛之僻性。嘗有戒之者。彼仍弗信。今竟遺失。故煩惱異常。羅蘭曰。銀券必列號數。吾不知葛羅惠君尙憶之否。雖然。憶亦何益。幾見郵局。

遺失之件能璧返耶。吾謂郵役皆竊賊也。但若輩月俸亦太薄耳。葛聞言自室中出。驢言曰。羅蘭毋妄語。郵役亦自食其力者。吾頗以爲可信。若輩果不軌於正。則天下不正之營業。至夥何必側身郵局之中。願汝無易由言。羅蘭又曰。吾母曾以甘菊丸一篋。寄愛爾蘭之友。竟未達到。吾料竊之者必誤爲珠玉。迨開視之後。彼始失望。葛不答。手持任金案頭文件。立而觀之。狀頗不快。羅蘭又曰。此事發生後。吾母更以金釵寄友。乃納諸紙盒包之。狀類藥丸之盒。吾於包上大書藥丸二字。付諸郵局。竟未遺失。見此法爲可恃也。葛曰。汝能努力辦事較此尤爲可恃。於是羅蘭乃從事抄繕。忽有扣門者。則電局送訊至也。時葛已入室。羅蘭受之。問曰。訊從何來。送者曰。來自召深墩。名地羅蘭卽持訊入報。葛啓視電文甚簡略。云信封緘口之漆印未嘗破裂。葛閱竟似甚煩惱。趨謂羅蘭雅壽曰。吾謂郵局不當任咎。茲得電訊果然。今乃知變故之生。卽在此室。二人聞

言皆變色。雅壽曰：是否謂失券事乎？葛銳聲答曰：非此之謂，而誰謂歟？羅蘭面赤曰：郵局欲保全局員之名譽，安肯自承此咎？葛曰：誰告汝者？郵局何嘗抵賴？彼尙不知有此事也。吾不敢如汝妄下斷詞。當先偵其實在，但其事恐與郵局無關。羅蘭抗聲曰：然蓋以葛羅惠語彼之言，意含譏諷，憤而出此耳。葛曰：信付郵後，必無人開拆。此券之失，必在緘信之先。吾問汝曹誰任此咎？雅壽羅蘭皆面赤，無語。任金當日雖未來，此今聞此語，亦覺愕然。

### 第十九章

先是葛羅惠於禮拜五寓書於弟。至禮拜日之晨，得弟復書，始知銀券竟未達到。自念券實緘入，初未遺忘。胡爲不見，是必有人竊之。但在何處被竊，不得而知。惟信封之口，緘有火漆，上且鈐一小印。倘漆印未損，則此券之失，必在緘信之先。果損者，非在郵局，卽在途中偵探。此案可以此爲標準，乃函詢其弟，今得

覆電。漆印固未損也。葛遂以此爲券在所中被竊之證。蓋是時葛繕信畢。納券其中。適有瘋婦。忘未以火漆緘之。葛遂他適。迨葛歸來。始加緘印。計納券之後。緘信之先。相距時間有數句鐘之久。葛獨居深念。以爲彼時雅壽赴校。羅蘭人素脫畧。或在事務所外與人閒談。因有外人闌入竊之而去。乃按案頭之鈴。任金應之。葛曰。喚雅壽來。雅壽旋入。葛以手示意。命閉門。謂曰。茲事甚奇。雅壽知其所指。答曰。誠然。吾謂過在郵局。否則萬無失理。葛曰。否。必在所中。容吾言之。汝曾見吾納券於函乎。雅壽曰。吾確見之。時方立汝旁也。葛取鵝毛管筆。指而言曰。吾置券入函。當時未加火漆。實因瘋婦之故。吾出時。置信於案。汝與羅蘭當負看守之責。雅壽曰。然。君出後。吾卽置信於室。葛曰。是日午後。汝與羅蘭曾有友人來訪乎。雅壽曰。無之。吾以此爲辦公之地。從未與友在此接談。是日除吾兄外。實無他人來此。葛曰。汝爲此言。殊無理由。汝旣赴校。有無人來汝焉。知

之。時。惟。羅。蘭。在。此。耳。雅。壽。曰。否。羅。蘭。未。……言至此頓止。蓋雅壽存心忠厚。不願以羅蘭曠職告葛羅惠也。葛見其沈吟。頗不快。卽曰。來。汝亦毋庸瞞我。吾料羅蘭必有友人在此會晤。卽汝亦然。迨汝赴校。而汝曹之友仍在此間。至失券之事。與何人有關。汝亦不知究竟。雅曰。否。是日午後。吾雖赴校。實未鼓琴。因維廉君已代吾職。吾一去卽返。計來往時間。僅十分鐘耳。葛曰。汝見何人與羅蘭談話。雅壽不得已。答曰。羅蘭在我赴校之前。卽出。唯漢湄在此。先生出時。固遇之矣。吾卽令彼暫留。待吾之返。於是葛作色曰。汝曹何若是。荒唐。汝與羅蘭可謂無獨有偶。雅壽婉言曰。吾亦不得已。而赴校耳。葛曰。羅蘭亦不得已。而出耶。雅壽不答。又曰。吾離此間。爲時不多。後卽在此。直至君歸。命吾送訊。吾方出耳。葛曰。止容吾思之。吾出時。漢湄人羅蘭旋出。汝亦赴校。留漢湄於此。漢湄以外。尙有他人入乎。雅壽曰。吾自校返。曾問漢湄。彼云別無來者。後則璫谷夫人乘。

車過此。漢湄與之同車而去。葛曰：確無他人來乎？雅壽曰：然。葛曰：甚善。喚羅蘭入。羅蘭旋入。夾筆於耳。手持圖尺。葛曰：就汝外表觀之。確是書記。吾已將此惱人之事。詳詢雅壽。尙未十分了了。當再詢之於汝。願汝告我以實。星期五之午。後汝如何度此光陰。羅蘭曰：星期五。耶容吾思之。彼蓋欲掩其曠職之非。不知所答也。既而曰：追想頗不易。葛曰：然。吾或可告汝也。汝亦憶是日。吾納券信。中乎。羅蘭曰：吾憶之。雅壽從此室取出。君卽置之於函。事在觀瘋婦之前。葛促之曰：後此如何。羅蘭曰：後此……吾思之後。此汝卽出漢湄入。葛曰：更有他人入乎。羅蘭曰：吾不能一一憶之。葛曰：在雅壽赴校時。汝在此間。有幾人來此。羅蘭曰：決不至有人來竊此券。此必貧苦之郵役所爲。葛曰：俟吾問汝。此券係何人所竊。汝再以此語。我不遲。吾所問者。謂此信付郵之先。汝與雅壽義當負責。羅蘭微慍曰：吾料先生不至疑及吾輩。葛曰：吾料汝以疏忽之咎。汝不能逃。銀



券能自從信中飛出。耶羅蘭曰：不能。葛曰：妙甚。然則我盡力根究實當然之事。吾再問汝：是日午後雅壽赴校時，究有何人來此？羅蘭以誠諧之態言曰：我可自陳。吾運至佳，此事嫌疑絲毫不能及我。實告先生：是日雅壽赴校時，吾固不在此也。葛呼曰：汝不在此耶？羅蘭曰：吾故云。吾運至佳，不陷入嫌疑之內。彼時吾有友人過此，吾追及之，卽偕之去。盤桓良久，葛目視羅蘭問曰：汝出在何時？羅蘭曰：在先生去後。校中之鐘將鳴矣。葛曰：汝以何時返？羅蘭曰：先生固目見吾返也。時將五句鐘矣。葛曰：汝在外如許時乎？羅蘭作怨語曰：此吾友之過。彼留吾甚堅，不任吾返。葛以手抵案，目注羅蘭，默念羅蘭如此荒唐，可謂奇絕。然不足責。因姚氏之人強半如此，卽加懲罰後亦必故態復萌。此時所研究者，惟在失券。雅壽固無可疑，而券已失蹤，究係何人所竊，乃大呼雅壽。時校中鐘聲已動，雅壽將去矣。葛問曰：羅蘭曠職半日，汝何不爲吾言？雅壽無語，默視羅蘭。

葛大呼曰甚善甚善雅壽曰寧使彼自言吾不願揭人之短葛怒躍曰汝與羅蘭殆串通一氣彼此互隱假使汝二人中一人火焚此屋其又一人亦必託詞誑我謂二人均無涉也又曰是日吾出後羅蘭卽出乎雅壽曰然葛怒曰然則此券係誰所竊羅蘭曰吾豈竊券者哉葛曰勿聲吾未疑汝吾因汝喜與遊手往還或導之來汝旣他出吾亦無可疑矣究竟此券誰所竊耶雅壽曰事與羅蘭無涉彼不在此也葛曰然則汝兄在此時或有人來券遂被竊究否有人來此當向彼問之雅壽曰彼云無人來也葛曰必有人來來者手必敏活否則不能竊也汝可歸問汝兄雅壽卽偕羅蘭出室羅蘭曰此老倔強如毒蝮事必郵局舞弊有吾母寄藥事可證雅壽低語曰渠謂證諸電訊必與郵局無關券實在此遺失羅蘭曰汝真木偶除非發電者爲魔術家始能知爲誰某所竊羅蘭且言且笑雅壽爲人不喜詼諧而此時又異常煩惱卽答曰吾望葛君說明理

由。何。以。此。券。係。在。此。間。遺。失。羅。蘭。曰。彼。固。當。說。明。但。電。文。簡。略。似。不。足。據。雅。壽。曰。汝。謂。電。文。不。足。據。乎。此。時。羅。蘭。陡。聞。葛。羅。惠。之。聲。出。於。其。後。卽。回。身。不。答。蓋。葛。實。與。之。俱。出。若。輩。所。言。已。聞。其。半。卽。呼。羅。蘭。曰。來。汝。須。注。意。當。吾。封。信。時。見。汝。掉。首。作。輕。藐。之。狀。殆。謂。膠。水。不。足。恃。也。由。今。觀。之。此。信。付。郵。後。必。未。開。拆。電。係。吾。弟。所。發。謂。信。上。火。漆。未。嘗。損。傷。羅。蘭。曰。吾。不。知。也。但。此。亦。無。關。若。輩。何。難。將。火。漆。融。開。另。加。一。印。此。印。固。人。人。有。之。言。次。卽。示。以。案。頭。之。章。葛。曰。汝。誠。聰。穎。但。吾。所。用。者。實。吾。獨。有。之。印。也。羅。蘭。言。頓。止。旣。而。曰。此。則。又。當。別。論。先。生。可。以。此。事。付。我。我。當。先。往。郵。局。……葛。不。俟。言。畢。卽。曰。現。將。十。時。雅。壽。可。赴。校。矣。勿。忘。問。漢。湄。也。雅。壽。應。之。匆。匆。而。去。

## 第二十章

強琳經理之保險分行。與市政廳相近。入門有屋三間。中爲門堂。左爲事務所。

右則強琳辦事室也。強琳病廢在家。漢湄卽居其內。屋有樓。他人所居。與分行無涉。漢湄性雖疏豁。辦事則井井有條。分行書記。皆愛之重之。是日漢湄方查核簿書。書記入告。謂雅壽來見。蓋漢湄設有定例。凡來見者。必書記入報。不能徑入也。旣而雅壽入。漢湄置簿書於旁。欠伸言曰。汝似喘息不定者。雅壽曰。吾疾趨而來。因氣促耳。汝知吾事務中。有異事發生乎。漢湄曰。豈葛羅惠君之髮更美。如玫瑰耶。雅壽方焦急。聞言恚曰。吾願汝勿復作諧語。又曰。上星期五之午後。汝在吾事務所中。曾見任金案頭之信乎。信中夾有紙幣二十鎊。不翼而飛矣。漢湄曰。葛羅惠君。奈何以紙幣夾入信中耶。雅壽曰。此信爲葛致其從弟者。其弟得書。紙幣已杳。而信封上所緘之漆印。絕無破裂痕。葛遂謂紙幣之失。必在緘信之前。漢湄曰。誰竊之耶。雅壽曰。現在研究者卽此。彼時葛羅惠君他出。羅蘭亦然。任金又未到。在所中者。惟我與爾。葛謂吾赴校後。汝在所時。必有

他人闖入。漢湄曰：無之。雅壽曰：確耶？漢湄曰：確也。或吾睡熟不知耶？雅壽曰：茲事所關甚巨，毋作戲言。言已，書記入，謂漢湄曰：濮馬丁君來訪，時則馬丁已隨書記而至，貌至匆促，卒然曰：漢湄君，彼人得訊，已赴車站，將趁火車行矣。汝欲與言，速往車站晤之，遲則無及。漢湄聞言，躍起，鍵其案屨，取帽疾步而出。雅壽捉其臂曰：汝言確乎？吾奉葛羅惠君之命來詢汝也。漢湄曰：吾已告汝矣。言已，卽行。雅壽亦返事務所，而葛羅惠與羅蘭皆出，惟任金在，仰視雅壽，似欲問之。雅壽曰：吾兄云，是日實無人來。任金曰：幸是日吾未來，此否則難辭其咎。雅壽曰：汝言何指？任金曰：吾偷在此，葛羅惠君必疑我矣。吾供職多年，如此奇聞，實爲創見。雅壽曰：汝言過矣，然則吾與羅蘭亦在嫌疑之列。任金曰：否，君等與我不同，君之誠篤，葛所深信，何疑之有？幸哉，吾不在此，不得不感謝吾創。雅壽笑曰：汝平日爲人所信，卽在此亦無妨也。無何，葛羅惠返，直入辦公室，雅壽從之。

謂曰。吾已往詢漢湄。渠謂是日實無人至。葛停步。沈吟久之。答曰。漢湄所言。必不確鑿。雅壽曰。確也。是日吾自校返。彼卽云然。葛曰。汝靜聽吾言。吾不疑。汝亦不疑。羅蘭因其時。彼已他出。無可疑也。惟是日既無他人。券果何人所竊。今更問汝。是日赴校之前。確無人來乎。雅壽曰。吾已告君。確無人至。葛曰。漢湄所言亦確乎。雅壽曰。彼云確也。葛曰。吾當親問漢湄。汝可邀渠來此。然後歸飯。雅壽應之。卽抄捷徑。向保險分行而去。雅壽所行之路。卽漢湄因避債之故。不敢行者。不料斯時。遇漢湄於此。見其以手弄杖。狀至愉快。雅壽異之。問曰。此非汝之畏途歟。漢湄笑曰。一二日之前。誠畏途也。今不畏矣。言已。卽攬雅壽之臂。與之同行。途遇一人。向漢湄扶帽。漢湄頷之。向之而笑。顧謂雅壽曰。彼卽施偉夫也。數日之前。吾甚懼之。今觀彼狀。若何敬我耶。雅壽曰。汝以何法了之。漢湄曰。其法惟我自知之耳。汝之來此。是否迎吾歸飯。汝敬兄之道。可謂至矣。雅壽曰。吾

奉葛羅惠君之命。邀汝便道往談。漢湄曰。果何事耶。雅壽曰。彼欲向汝面詢。曩日汝在所中。究竟有無人至。漢湄曰。然則吾無暇往矣。其事與吾無涉。問我胡爲。雅壽曰。吾意汝必一往。須知曩日吾二人既在所中。卽不能置身事外。倘不受彼詰問。必啓其疑。漢湄怒曰。此語謬極。吾豈竊券者無何行近密路。漢湄沈吟曰。吾往矣。否則此老必怒。汝可先歸。寄語阿母。吾卽歸來。不必俟吾同飯。言已。卽趨向事務所而去。雅壽歸途行至朋達里榆樹下。又遇霍布。見其笑容滿面。迥異於前。謂雅壽曰。事了矣。傳票已銷。後此可與令兄晤面。雅壽莫知所答。霍布低語曰。訟已和解。據吾所知。僅還五鎊。餘則俟諸異日。實則令兄所負。十倍於此。若曹不爲己甚。因請官廳。撤銷拘票。吾頗願令兄陸續償清。君可以吾言告之。言訖卽行。雅壽猶呆立自念。漢湄果從何得錢耶。不覺大震。繼乃強步而歸。無何漢湄亦返。愉快之色。異乎平時。雅壽則默默無語。人或問之以頭痛。

對漢湄飯時。於葛羅惠失券事。不道一字。雅壽亦然。而殷憂殊甚。吾恐讀吾書者。亦必以漢湄償債之故。疑與葛羅惠失券之事有關。其實誤也。是日午後。葛羅惠在所中討論失券事。雅壽僅有唯諾。非迫不得已。竟不發言。彼蓋有難言之隱。而適啓葛羅惠之疑。未幾。雅壽一人入葛羅惠之辦事室。葛竟憤詰之曰。有人疑汝取此券也。雅壽低聲答曰。吾不敢爲言時。面頓赤。旋卽變爲死灰。蓋謂券果漢湄所竊。與自竊何異。葛已覺之。謂曰。此爲吾憤極之談。汝毋誤會。汝與羅蘭。吾皆深知。羅蘭非汝之比。渠好揮霍。倘渠一人在此。吾誠不能無疑。雅壽以痛苦之聲答曰。吾敢保羅蘭無他。葛曰。吾已告汝。汝與羅蘭。吾皆不疑。惟茲事疑不能明。惱人殊甚。倘至明晨。猶無朕兆。必囑警察偵之。雅壽大震。言曰。不可。葛詫甚。凝目視之。而任金適人聞言。亦呆視。雅壽又曰。卽付警察。恐亦不能了。然葛曰。此爲吾事。與汝無干。雅壽乃無言而退。迨日暮歸家。家中已知。



其事。通謨嘉利。則述校中對於此事之議論。姚威廉適在座。亦有所言。既而通謨曰。除雅壽羅蘭任金外。別無一人能與此信相近。建懋曰。吾謂過在郵局。任金則與此無關。彼方在家養病。未嘗往也。嘉利曰。馬克云。其叔曾得電訊。謂與郵局無涉。通謨曰。汝安知之。電訊所言。謂信封上之漆印。未損。非謂郵局無涉也。雅壽仍藉口頭痛。隅坐不語。人或問之。始強勉作答。坐中惟孔思能知漢湄之隱。然亦誤會。彼疑雅壽必因漢湄負債之故。戚戚於心。繼念漢湄未歸。豈已爲人所捕。愈思則愈懼。乃曳雅壽至書齋。問曰。漢湄遇事乎。雅壽不知所答。孔思又囁嚅言曰。豈彼……已……已……被捕乎。雅壽愕然曰。汝是否指債務而言。彼之債務。布置已妥。不必憂矣。孔思詫曰。若何布置耶。雅壽掉首言曰。彼不以我爲知己。未告我也。孔思攜其手曰。汝今日何故怏怏。是否因葛羅惠失券之故。雅壽以首伏案曰。汝可勿問。汝不能爲力也。孔思驚曰。茲事底細若何。汝知

之乎。汝與漢湄果不爲葛所疑耶。雅壽慘然答曰。吾願汝勿問。吾惟忍耐度此難關。孔思大震。默忖曰。豈彼與漢湄與此有涉乎。繼又轉念曰。吾之兄弟安得有是。卽言曰。汝之無他。吾所深信。豈竟受有意外之嫌疑。雅壽曰。否。汝可勿問。孔思曰。豈涉及漢湄乎。又易其詞曰。汝知漢湄已償債耶。雅壽曰。吾知之。言未已。聞漢湄之聲。自外而入。孔思知漢湄未遭意外。不覺驚喜。驟步而出。呼曰。漢湄……漢湄……謝上帝。汝無恙。漢湄爲之驚異。卽偕孔思同至書齋。且行且問曰。何故若此。孔思低語曰。吾因汝負債之故。魂夢不安。恐汝爲人所捕。漢湄手撫其髮曰。吾妹危險過矣。孔思低語曰。汝倘被捕。父在保險公司。亦不保其位。漢湄曰。吾固知之所慮者。卽在此。今已妥爲處置矣。果何人告汝耶。孔思方欲作答。而安炳入。負手於背。言曰。吾得一物。實汝之寶。汝以何物酬吾。漢湄曰。速與我。吾疲甚。不願與汝玩笑。安炳曰。汝試猜爲何物。果中者。吾卽與汝。言時。

遠之而躍。漢湄陡捉其臂。安嫺大笑。擲其手中之物。鏘然作聲。衆視之。則莎福林。金幣名。值二十先令。四五枚。旋轉於地。蓋安嫺所持者。漢湄之錢囊也。在穿堂中。衣服手套之旁。覓得者。漢湄俯拾之。安嫺且躍且呼。曰。汝曹視之。彼富若此。猶謂一貧如洗。試問此從何來。漢湄拍之以手。曰。後勿再爾。言已。卽出。安嫺笑而追之。讀者須知此從何來。一語安嫺。祇信口開。河絕無成見。一入孔思之耳。頓覺可驚。蓋又念及葛羅惠失券事矣。